

歷代詩話

七

歷代詩話卷三十八

己集五

浣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杜詩 卷中之中

浣花谿

絕句云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谿

吳旦生日方輿勝覽浣花谿在成都府城西一名百

花潭按吳中復作冀國夫人任氏碑記云夫人微時

以四月十九日見一僧墮污渠為濯其衣頃刻百花

滿潭因名百花潭蜀志補遺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

人象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也

通鑑載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

虛突入成都旰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尙書賜名寧任氏封夫

人公建草堂於谿上故有寄題江外草堂詩乃自梓
州所寄也永泰元年正月三日歸谿上有詩乃自嚴
幕歸此谿也

費著歲華紀麗以四月十九日浣花夫人誕辰太守
出笮橋門至梵安寺謁夫人祠就宴於寺之設廳旣
宴登舟觀諸軍騎射倡樂導前溯流至百花潭觀水
嬉競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帘水濱以供遊賞
謂之大遊江

浣花遨頭詳於
辛集東坡詩

雲根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云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
吳旦生曰趙注雲根言石也詩人多以雲根爲石以

雲觸石而生也蜀中詩話今其驛名曰雲根驛有筆
亦名雲根筆然按沈約賦戶接雲根庭流松響裴粲
傳栖素雲根餌芝清壑古詩黝黝布雲根宋孝武詩
積水溺雲根則早已引用之

雨腳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雨腳如麻未斷絕

吳旦生日語云種胡麻截斷雨腳公用此語也冷齋
夜話以老杜雨腳泥滑滑世俗爲雨腳泥滑滑又有
寄岑參詩出門復入門雨腳但仍舊然觀張協雜詩
雨足灑四溟又云森森散雨足則前人早用其意矣
唐僧子蘭詩疏鐘搖雨腳孟浩然詩夕陽連雨足

公有羌村詩崢嶸赤雲西日腳下平地因按李白詩
日足森海嶠虞騫詩落暉散長足劉禹錫詩雲銜日
腳成山雨石延年卒後留詩云花影長隨日腳流陳
輔詩白下風輕日腳斜余有西湖晚眺詩山腰漸滅
荒煙起日腳初沈遠水開
白樂天詩水面初平雲腳低

明光

石硯詩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

吳旦生日原叔注明光殿霍去病借以避暑脩可注
漢殿名元后傳成都侯借以避暑是已野客叢書云
漢有兩明光宮一明光殿按三輔黃圖一明光宮屬

北宮一明光宮屬甘泉宮屬北宮者正成都侯商避暑之所屬甘泉宮者乃武帝所造以求仙者所謂明光殿自在桂宮三者元不相干諸家之注認爲一處顛倒錯亂莫知其非至以避暑事爲去病極可笑考漢紀太初四年起明光宮師古注成都侯避暑借明光宮蓋謂此師古之注已有此謬

諱閑

明道雜志曰杜甫之父名閑而詩不諱閑試問王仲至討論之果得其由大抵本誤也寒食詩田父邀皆去鄰家閑不違仲至家有古寫本作問不違作問實勝閑又諸將詩曾閃朱旗北斗閑寫本作殷字亦有理語更雄

健又有娟娟戲蝶過閑幔寫本作開幔開幔語更工因
開幔見蝶過也

吳旦生日唐重家諱以性篤忠孝如公而不避忌諒

無此理況所易字皆義勝而辭工也即如北斗閑一

句虞伯生注云此責諸將汝當樹旗於北斗城中以

享安閑之富貴今日始勞何用愁乎此解甚牽合不

若辭樞密家得五代時故本乃是殷字音黓煙赤黑

色左傳左輪朱殷注謂赤黑為殷色岑參詩柳鞞鶯

嬌花復殷錢牧翁謂英華辨證曰漢書有朱旗絳天

老杜此句則因朱旗絳天閃見北斗亦赤也是殷字

何疑杜詩七律舊稱虞注楊文貞公序云必伯生能為此也天啟中張濟美始辨其為元進士張性

伯成氏所著且有曾昂夫所撰本傳可據又徐興公家有張刻古本名杜律演義元吳慶伯挽伯成有箋疏空令傳杜律之句

王禹偁詩話云子美避地蜀中未嘗有一詩說著海棠以其生母名海棠也余觀吳中復詩子美詩才猶閣筆至今寂寞錦城中石曼卿詩杜甫句何略辭能詩未工鄭谷詩浣花谿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錢希白詩子美無情甚郎官著意頻然自來詩人不過言公之閣筆與無情而未嘗云爲母名而避也後人遂附會其說以入詩話不知公詩偶不及海棠耳如三百篇多識草木之名而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原其初亦偶焉而已

按許元寄歐陽公詩

詩三十一
芍藥瓊花應有恨維揚新什獨無名公答云偶不題
詩便怨人故周必大有芍藥小詩云六一先生舊帥
揚分寧太史尹西昌只緣未識紅都勝如杜詩中缺
海棠蓋紅都勝芍藥名公偶不題芍藥與杜之偶缺
海棠也

投

懷錦水居止云遠投錦江波

吳旦生日古音載投音豆其義有三皆假借也一借
爲逗留之逗唐盧潘辯合肥文西投於江淮杜詩遠
投錦江波一借爲句讀之讀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
投注猶章句也亦作句讀一借爲醱酒之醱梁元帝
樂府宜城投酒今行熟醱酒重釀酒也北堂書鈔云
宜城九醱酒曰醱酒

杜鵑

東坡外篇曰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
火多舛缺奇異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
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游錦城爲首句
誼伯誤矣蓋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率合程度俛俛者
然也其篇句落處凡五杜鵑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蓋譏
當時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
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受王命負固以自抗擅
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
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尊君者爲
有懷二者爲無不在杜鵑之真有無也

吳旦生日子美劈頭連下四句是其縱筆亦其拙筆
變換無端難爲拘律若云非體則樂府江南曲魚戲
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連下
四句蓋前此矣元末劉德元作蕨其行云東山有蕨
其南山有蕨其西山有蕨其北山有蕨其亦其縱筆
處也古今文人筆底孰敢以體程尺之邪若東坡謂
譏刺史則又穿鑿

學林新編云此非子美自注蓋皆詩也自四句而下
繼曰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
參天蓋鵑字繼之以邊字天字可見矣又子美絕句
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

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自是一格也

哺子

咏杜鵑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反爲哺其子禮若奉至尊

吳旦生曰杜鵑不自哺子寄哺於百鳥巢內亦或有之然老杜忠愛性成託興至此骨性筆力一時迸露不禁其言之津津耳其別一杜鵑行云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爲愚蒙王氏談錄謂此正破前篇之非余以篇中毛衣慘悴上訴蒼穹之語而結以深宮嬪嬙明是憤鬱寓言此卽前篇奉至尊之意也最可

笑者江崑岳云此鳥不自營巢當生卵時竊睹他鳥
離巢輒吞其卵而自遺卵它鳥歸誤以爲己卵哺而
出之車若水云杜鵑鷓屬梟之徒也飛入鳥巢鳥見
而去因生子於其巢鳥歸不知是別子也遂爲育之
旣長乃欲噉母蓋其瓌鄙至此而反議杜詩體物未
眞邪

汝陽

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
外春

吳旦生日羯鼓錄汝陽王璉姿容妍美秀出藩邸嘗
戴研絹帽打曲士自摘紅槿花一朵置于帽上簷處

因誇曰花奴

汝陽小名

非人閒人必神仙謫墜也寧王謙

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在過慮夫帝王之相且須英特越逸之氣不然有深沈包育之厚若花奴但秀邁人悉無此狀固無猜也而又舉止淹雅當更得公卿閒令譽耳據此則汝陽眉宇自是不凡老杜稱爲天人亦因元宗有神仙謫墜之語而云邪

撥刺

野客叢書曰杜詩船尾跳魚撥刺鳴不曉者讀爲撥次按張衡思元賦彎威弧之撥刺注刺力達反太白詩雙鯁呀呷鬣張跋刺銀盤欲飛去李以撥爲跋所謂撥刺者劃烈震激之聲箭鳴亦然又勢有不便順謂之乖

刺乖刺者乖戾也如東方朔謂吾強乖刺而無當杜欽
謂陛下無乖刺之心是也今人言作事不順猶有此語
刺呼爲賴聲之轉也古音略曰毛詩鱣鮪發發說文作
鮫籀文作發韓詩作鱣鱣象魚撥刺之狀劉向傳膠戾
乖刺太史公書無乃與僕私心刺謬南都賦天地之睢
刺睢刺喻禍亂謚法暴戾無親曰刺漢有燕刺王唐有巢刺
王今俗稱暴橫者亦曰刺虎云

吳旦生日王勉夫楊升庵之言皆證刺爲盧達切許
慎云刺戾也从束从刀刀者刺之也徐鍇云刺乖違
也束而乖違者莫若刀也亦作廬達切趙凡夫箋云
劉向封事膠戾乖刺詛楚文刑刺不辜按詩序下以

風刺上石經作刺通讀作刺七賜切劉勰書記論曰刺

者達也許以戾訓犬出戶下爲解戾齧二字古今通

借也又按詩是以爲刺韻協辟轉都計切則非刺矣

諡法復恨遂過不思忘愛並曰刺俗讀盧達切非是

字學集要云周官司刺掌三刺注刺殺也訊而有罪

則殺之又刺史官名又書姓名於奏白曰刺後漢書

漫刺模黏也又芒刺本作束俗从約束之束誤

四十圍

夢谿筆談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

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塵史曰凡木始曰拱把

纔數寸耳大曰圍則尺也旣曰合抱則五尺也莊子櫟

社木其大蔽牛挈之百圍疏云以繩束之圍度百尺是也今人以兩手指合而環之適周一尺杜詩四十圍是大四丈沈存中謂徑七尺不知何法以準之若徑七尺則圍當二丈一尺孔子身大十圍以其大也如沈言纔今之三尺七寸有奇耳何足爲異周之尺當今之七寸三分緇素雜記曰古制以圍三徑一四十圍卽百二十尺圍有百二十尺卽徑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兩手大指相合爲一圍則是一小尺卽徑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柏當從古制爲定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宜矣豈得以太細長譏之乎

吳旦生曰沈存中一經丈量便來兩家之駁蓋連思

所及脫腕抽毫握之不盈掬放之彌乎六合何處著
一算博士挈短衡長積銖黍於其閒哉徐興公引段
文昌作武侯廟古柏文云合抱在於旁枝駢梢葉之
青青百尋及於半身蓄風雷之冥冥觀旁枝合抱則
見幹之四十圍百尋半身則見高之二千尺二公詩
文暗合余謂必舉段文以實之猶拘虛之見也王勉
夫謂杜新松詩何當一百丈敲蓋擁高檐縱有百丈
松豈有百丈之檐此如晉人峩峩如千丈松之意言
其極高耳余意亦如東坡與文同論竹云葉落空庭
影許長方是解人

詩眼云詩有形似之語若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

旆旌是也有激昂之語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
子遺是也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此形似之
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
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
古柏之高大也文章警策處端在此兩體耳

逸雅黛代也滅眉毛去之以此畫代其處也說文騰
畫眉也箋云漢宮中妝有遠山眉文章家遠山青碧
遂借凡青黝色通稱杜詩騰色參天改作黛草書訛
騰首如代也六書言唐本說文作黛當是臆說未必
也

最能

最能行云瞿塘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與最能

吳旦生日劉辰翁謂最能者負船水手之稱觀長年

與最能可見余按杜又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

攤錢高浪中陸放翁問蜀人云攤錢博也梁冀好意

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廣韻攤字下云攤蒲四

數也資暇集云意錢當日攤鋪疾道之訛其音爲蒲

此說不然張仲素詩林間蹋青去席上意錢來一作

億吳幼清云億賭錢也以意猜度如漢人射覆之類

故曰古今詩話謂川峽以篙手爲三老乃推一船之

最尊者言之耳輟耕錄謂吾鄉稱舟人之老者曰長

老長上聲海船中以司柁曰大翁是亦長老三老之

意
述異記云鄧通以濯船爲黃頭郎曰土勝水其色黃

言三十一
故刺船郎皆著黃帽

七脩類藁云古有輯濯丞郎輯濯舟官名

海錄碎事云三門篙工謂之門匠陝人云自古無門匠墓言行舟皆溺死亦過語也

西谿叢語云今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庫

律細

皇甫百泉曰杜甫晚於律細故林逋謂詩應細評然又須玩理於趣中逆志於言外若謂諫草非獻君之物鳴鐘豈夜半之時則是明月不獨照乎巴川而周民誠無遺種於雲漢矣

吳旦生日晚節漸於詩律細蓋公自謂也百泉之說以之律人則可蓋律已貴嚴而律人尙通也盧德水謂子美一生詩只受用一細字不止晚節爲然詩不細不清詩不細不遠詩不細不能變化詩不細不敢縱橫也余觀公又云詩律羣公問按海錄碎事云王仲宣流落荆南多有名士日問詩律故公詩云爾河嶽英靈集論曰昔伶倫造律蓋爲文章之本也是以氣因律而生節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焉東坡云敢將詩律鬪深嚴蓋未有不細而可言深嚴者也

酒廬

遺懷詩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廬

吳旦生日新唐書甫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
吹臺殆謂此時也按黃公酒盧文君當盧盧字不從
土蓋賣酒區也顏師古云賣酒之處纍土爲盧以居
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煨鑪故名非溫酒壚
也漢書食貨志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
開盧以賣而臣瓚注謂盧爲酒甕則誤矣楊升庵謂
當盧蓋治酒也今燒酒法云起自文君唐詩卓女燒
春醴是也此語益誣

岑參詩一曲狂歌盧上眠觀一眠字可見

阿段

老杜詩有題云示獠奴阿段

吳旦生日趙注但云陶侃之子其於阿段似無相干而未釋阿段之義按北史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

按蜀土先無獠至李勢僭稱漢主時獠從山出自巴西至犍爲梓童布滿山谷大爲民患邵二泉云按韻獠音寥註云宵獵爲獠又音老

滄江樹

燕閒錄曰風吹滄江樹雨洗石壁來以實字作虛字用樹樹立之樹晦翁以爲誤字欲更爲去對來字恐未然東坡詩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祖此但不

若杜之簡雅遠矣

吳旦生曰吹景集言樹當作澗蓋峽中波浪險絕長
風吹江濤驚沫濺勢如暴雨之澗也洞簫賦聲磴磴
而澗淵李善云澗古注通風吹滄江注一語嗟峨蕭
瑟不可言余曰否否樹作樹立殊有神解卽東坡詩
天外黑風吹海立何元章云立水湧起貌出老杜三
大禮賦四海之水皆立胡荅谿亦云先君有幾日北
風江海立之句楊仲宏詩洶若北風吹海立袁海叟
詩海水蕩潏如山立然則江樹與海立皆千古奇語
矣

存歿

存歿口號二首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玉
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鄭公粉繪隨長夜曹
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驂騮

吳旦生日洪容齋謂每篇一存一歿蓋席謙曹霸存
畢曜鄭虔歿也黃魯直荆江亭卽事云閉門覓句陳
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味西風吹淚
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余觀鶴林
玉露引此句謂少游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意高
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漁隱叢話亦
引此句謂魯直以今時人形入詩句取法少陵然不
知其法少陵存歿之感而非但法其時人入句也二

公皆失考歸田詩話云山谷此詩喻二人人才思遲速之異也無已詩如壤牆得雨蝸成字古屋

無人燕作家寥落之狀可想少游詩如翡翠側身窺

緣酒蜻蜓偷眼避紅妝豔冶之情可見二人他作亦

多類此無已宿齋宮驟寒或送絲半臂卻之不服竟

感疾而終少游謫藤州以玉盃汲水笑視而卒二人

於臨終屯秦

不同又如此

北斗

歷歷詩秦城北斗邊

吳旦生日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為南斗形城北

為北斗形故號斗城然觀公秦城近斗杓北斗故臨

秦之句當是長安上直北斗也而秦中詩春城依北

斗郢樹發南枝春字無義亦不可對郢當是秦城字

耳劉禹錫望賦城依斗兮闌干與公同義

荔枝

解悶詩側生野岸及江蒲

趙注自戎熨而下例以畝為蒲今官私契約皆然因以押

韻不熟丹宮與玉壺雲壑布衣台背老勞人害馬

俗本作勞

生重寫誤今從歐本

翠眉須

一作疏誤或作鬚益誤

楊升庵曰左思蜀都賦旁植龍目側生荔枝故張九齡賦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老杜諱荔枝為側生蓋以時事不欲直道也

末二句言布衣抱道有老死雲壑而不徵者乃勞人害馬以給翠眉之須何為者耶山谷謂雲壑布衣指後漢唐羌諫止荔枝貢者此俗所謂厚皮饅頭夾紙鐙籠矣

吳旦生日王勉夫言漢和帝時南海獻荔枝十里一

置五里一埃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上書曰交州
 獻荔枝生鮮致之驛馬晝夜傳送至有遭虎狼之害
 頓仆死亡不絕道路詩之勞人害馬正引此故實為
 言耳子美自傷以有用之才見棄正壑終老不用果
 物奪於愛姬之嗜欲及時致之雖勞人害馬有所不
 卹杜又有詩云憶昔南州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
 谷到今耆舊悲舉此以驗勞人害馬之說為不誣矣
 觀此則引唐羌止以證勞人害馬四字而餘文俱以
 老杜已意足成之其說極確惜升庵不攷及此漢武帝元
 鼎六年破南粵起扶荔宮荔枝自交趾移植於庭數
 歲後一株稍茂終無花實一日萎死因不復蒔其實
 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為民患至後
 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陳其弊乃始罷貢

社日

西谿叢語曰尙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社日用伏日事蘇黃皆以爲誤史記秦德公二年始作伏祠社乃同日至漢方有春秋二社與伏分也

吳旦生日邵氏聞見後錄以割肉爲社日皆引用之誤按十二諸侯年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則祠社用伏日此詩用伏日事何礙

野客叢書云漢書載揚雄解嘲曰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注謂以肉歸遺細君是割損其名而文選載此文則曰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注謂朔拔劍割肉以歸炙亦肉也二說雖不同皆通於理

含蓄

顧脩遠曰勳業頻看鏡公意猶未忘勳業也頻頻取鏡而看胸中稷契眼底長安只看我此際作何面目猶未老否尙可自振否都在明鏡中了了看出又行藏獨倚樓其行其藏倚樓之際獨自躊躇藏既不甘行又難必無限心事他人不能知故獨自徘徊倚樓而不能自己吳旦生日陳後山言裕陵嘗稱此二句子美之詩皆不迨此正以其含蓄無際裕陵雖未指出而早已看出也冷齋夜話云詩有句含蓄者如杜曰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宮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

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於水臥看牽牛織女星又
班姬詩曰怪來妝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
閒笑語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曰明年
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宮苑詩曰玉容不及
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是也此等引論最足啟發
詩思凡詩惡淺露而貴含蓄淺露則陋含蓄則旨令
人再三吟咀而有餘味久之而其句與意之微乃可
得而晰也

孤帷步櫳

郭彥深詩箋曰杜甫夜詩第二句空山獨夜旅魂驚第
三句忽說孤帆與空山不屬當是疏鐙自照孤帷宿古

人擣衣兩女子各執一杵後易作雙杵一人執之故曰
新月猶懸雙杵鳴末句步檐倚杖看牛斗楊用脩云檐
與欄同並是古簷字後人妄作步蟾與上新月複而且
俗又梁陸倕鍾山寺詩步簷時中宿沈氏滿願詩步檐
隨新月上林賦步欄周流注步廊也杜詩實本此

吳旦生日田子藝謂俗本作步蟾夫以月而爲步蟾
則又易之蹋兔走蝮可乎蓋步檐以混成而言如今
之飛檐步廊也屋之半閒亦曰一步非言行步于檐
下也古者六尺爲步今之廊檐大率廣六尺卽步檐
之明證也余以升庵證蟾爲檐彥深證帆爲帷皆出
卓識直令子美此詩重開生面爲錄子藝語以廣之

秋萼

秋日題鄭監湖上亭云羹煮秋萼弱杯迎露菊新

吳旦生曰此秋深景物故萼與菊同稱則萼羹宜於
九月矣墨莊漫錄云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萼
鯽之奠萼生於春至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張翰
以秋風動思鱸固秋物萼不可曉也余以此語大謬
方言春夏爲絲萼入秋爲油萼故秋萼肥如冰筋陳
眉公謂春萼如亂髮不足異秋萼長丈許凝脂甚滑
季鷹秋風正饑此也按書至冬爲猪萼又云龜萼又
云七八月以前曰絲萼秋末冬初曰塊萼四月曰雉
尾萼據此則九月萼正美也安得謂秋不可食哉

張翰吳人辟齊王東曹掾不樂於官在京師見秋風起作歌棄官歸宋王贄過吳江有詩云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爲蓴鱸謂翰度時不可爲故決去非實爲蓴鱸也至東坡詠三賢則云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蓴鱸也自賢其意又高一著矣若谿詩話云臨川慷慨秋風起悲歌不爲鱸眉山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蓴鱸也自賢反覆曲折同歸一意余以東坡拓開一步正得晉人曠達風味而臨川詩卽贄意耳何謂同歸一意哉蟬精雋載一詩云黃犬東門事已非華亭鶴唳漫思歸直須死後方回首誰肯生前便拂衣此日區區求適志他年往往見知幾不須更說蓴

鱸美但在淞江水亦肥雖其姓氏不詳觀其落句似
又從東坡推入一層令人尋繹之下如剝蕉心卷曲
脫換益歎詩思之無窮也

點朝班

秋興詩幾回青瑣點朝班

吳旦生日點字張禹山作音玷束皙詩莫之點辱陸
厥詩復點銅駝門楊升庵引漢書祇足以發笑而自
點耳與此同顧脩遠引公詩凡才污省郎卽此意也
焦弱侯云若作玷不得用幾回字王建詩殿前傳點
各依班唐人屢用之可證余攷公於肅宗至德二載
五月拜左拾遺八月卽放還則列朝班僅僅三月此

言三十一
點字不過謂曾備員來合之一臥滄江撫今追往怨
而不怒何必去聲讀一作照
朝班

倒句

秋興詩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吳旦生曰此爲倒裝句法乃以反言之也若正言之
當云鸚鵡啄殘紅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公慣有此
句法如它詩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若
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鵠化爲老翁似白鳧也
後見顧脩遠云詩意本謂香稻乃鸚鵡啄餘之粒碧
梧則鳳凰棲老之枝蓋舉鸚鵡鳳凰以形容二物之
美非實事也重在稻與梧不重鸚鵡鳳凰若云鸚鵡

啄殘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則實有鸚鵡鳳凰矣
又謝世脩云其意謂黃鵠高於五尺之童本有雲霄
之志今化爲白鳧則似老翁由大而小不得志也可
知余喜二說更有思致

伊呂蕭曹

讀杜二箋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張輔
葛樂優劣論曰孔明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
後魏崔浩著論亮不能爲蕭曹亞匹謂陳壽貶亮非爲
失實公此詩以伊呂蕭曹相提而論所以伸張輔之論
而抑崔浩之黨陳壽也

吳旦生日見字失字下得神妙見字從伯仲之間生

來失字從指揮若定生來鶴林玉露載孔明曰吾心如秤不爲人作輕重信能此則吾心卽造化也乃知長嘯草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或謂旣比之伊呂又比蕭曹何也予曰下句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指揮若定雖蕭曹且不能當況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如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末句有志決身殲之歎

焦弱侯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人以三分割據爲孔明功業不知此其所輕爲正如雲霄一羽毛耳必也偶伊呂而失蕭曹乃盡公之才惜乎運移身殲僅以三分之業自見此天也非人也此詩

八句一意讀者逐句解之失其旨矣

悶

西清詩話曰子美作悶詩乃云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予居此當卒以樂死豈復有悶乎墨莊漫錄曰子美居西川憂在王室而又生理不具與死爲鄰故對青山青山悶對白水白水悶平時可愛樂之物皆寓之爲悶也蔡約之處富貴所欠二物耳其後竄逐經歷崎嶇必悟此詩之工

吳旦生日蔡條看出憂中有樂張邦基說得樂中有憂總之作詩者與看詩者隨其興會卽各具一造物不妨異轍而同塗也張云經歷崎嶇必悟其工此非

善於論蔡乃善於論杜按李伯純之序亦云蓋其開
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於至德大歷干戈亂離之
際凡四千四百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亡
聊一寓於詩平時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
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
其語之妙也

按唐僧栖白詩卷簾當白晝移坐向青山元范德機
詩青山入坐席白水抱門流其語意皆出於杜卻皆
說向樂邊

添綫

海錄碎事曰杜詩刺繡五紋添弱綫魯直詩宮綫添尺

餘歲時記謂魏晉閒宮中以紅綫量日影冬至後日影
添長一綫未知孰是

吳旦生日公有至日遣興詩愁日愁隨一綫長魯直
云釋此句者引歲時記紅綫量影之說而唐雜錄謂
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
增一綫之工此說爲是則知魯直已有確據故其所
云宮綫添尺餘者亦指刺繡言耳陶南村掖庭記云
元時有刺繡亭冬
至則候日於此亭邊有一綫竿竿下爲緝
衮堂至日命宮人把刺以驗一綫之功

書雲

小至詩云雲物不殊鄉國異

吳旦生日詩話舊謂冬至用書雲事宋人小說以爲

言三十一
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獨以爲冬至事非也按春秋感
精符云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注曰雲迎
日出雲送日入也冬至獨用書雲事指此未爲偏失
也然余觀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旣
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
物爲備故也杜預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
也至冬夏至也啟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雲物
者氣色災變也漢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
光武畢登靈臺觀雲物據此則四時八節皆可用書
雲昔人偶於冬至用之亦可而後人遂援爲故實則
非矣

文苑英華載令狐楚冬至進鞍馬狀云迎日良辰書
雲令節

落句

范公稱過庭錄曰小宋舊有一帖論杜詩至於實下虛
成亦何可少也先子未達後問晁以道云昔聞於先人
蓋爲縛雞行之類如小奴縛雞向市賣是實下也未云
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虛成也蓋堯民
親聞於小宋焉謹退而記之

吳旦生日落句之妙忽入它意靈變莫測非後人之
所可擬真西山引黃山谷書醜池寺云小黠大癡螳
捕蟬有餘不足夔憐虻退食歸來北窗夢一江風月

言三十八
趁漁船步里客談又引山谷水仙花詩坐對眞成被
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師民瞻引蘇子瞻二蟲詩二
蟲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無人識洪容齋引李德遠
東西船行云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數
詩語意互相祖述然與老杜自懸殊也

動搖

竹坡詩話曰凡詩人作語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讀
太史公天官書天一鎗楛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杜詩五
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暗用遷語而語中
乃有用兵之意詩至此可以爲工

吳旦生日西清詩話引漢武故事星辰搖動東方朔

以爲民勞之應刻溪漫筆又引天官書注左旗九星
在河鼓左右旗九星在河鼓右是天之旗鼓動搖主
兵天爵堂筆餘云杜公雖破萬卷恐未必拘拘證古
若此暑月夜半露坐時觀晴空星河影隱映錯落儼
然動搖處處若此況三峽乎余觀此詩起句云歲暮
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雖不可例以暑夜目
之然必以星垣配合亦殊損其寥曠也

按三峽有二自夷陵州西上南津關始入西陵峽再
爲明月峽北峰上有石穴如規故名再上卽黃牛峽
南有黃陵廟宜都記云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一百
里許山水紆曲林木高茂哀猿三聲巖谷響應者卽

此此楚西之三峽峽之南門蜀江之委尻也上溯歸
州由巴東過東西瀼谿始入巫峽再經巫山入鬼門
關爲歸峽再上卽瞿塘峽在白帝城西舊亦名西陵
峽濫瀕堆當其口水經云杜宇所鑿連亙七百里重
巖疊嶂隱蔽天日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者卽此此
川東之三峽峽之北戶蜀江之咽喉也

澶漫

聞河北諸道節度使入朝歡喜口號云澶漫山東二百
州

吳旦生日澶音憚遠也莊子聖人澶漫爲樂摘僻爲
禮而天下始分矣南都賦其竹則緣衍抵阪澶漫陸

離柳子厚鏡歌云澶漫萬里宣唐風楊仲宏詩澶漫
渠河方涉夏蕭條竹樹已迎秋又云南山多白雲澶
漫塞巖谷

司馬相如子虛賦案衍壇曼向注云平寬貌揚雄甘
泉賦平原唐其壇漫翰注云廣大貌

老子

塵史日子美李潮八分歌云苦縣光和尙骨立筆法瘦
硬方通神按神仙傳老子苦縣瀨鄉人漢書稱桓帝夢
見老子命中常侍左悺於瀨鄉致祭詔邊韶立祠兼刻
石卽蔡邕書也今考桓帝紀年乃建和而光和爲靈帝
年號豈傳寫之誤耶或以毫有太清殘缺碑猶有光和

言三十一
二字又不知太清之名始於何代兼譙去苦縣尙兩舍
卽非邊韶所刻石也

吳旦生曰綱鑑桓帝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

悵之苦音悵縣祠老子注云苦縣故城在開封府鹿邑

縣東老子祠在鳳陽府亳縣按建和至延熹凡四改

元則非是建和明矣生於苦而祠於亳判然兩地靈

帝光和時蔡邕輩尙在安知非另有碑刻況太清又

明是老子稱號也老杜或指亳碑而苦縣乃以老子

生地連屬言之不爲乖謬潘子真詩話云北岳碑後

廟亦漢碑俱蔡邕書杜
詩苦縣光和謂二碑也

屠蘇

楊升庵曰蕭子雲雪賦韜孳窻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
杜子美冷淘詩願憑金驪褭走置錦屠蘇屠蘇庵也廣
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云屋平曰屠蘇魏略云李勝
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
蓋取庵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爲酒名矣何遜詩郊
郭勤二頃形體憩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幘
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障
諺曰屠蘇障日覆兩耳會見暘兒作天子

吳旦生曰廣韻廡麻草庵詩話補遺云周王褒詩飛
蠶彫翡翠繡桷畫屠蘇屠蘇本草名畫于屋上因草
名以名屋此又一解

時鏡新書云晉董勛曰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裴夷直詩自知年紀偏應小先把屠蘇不讓春顧況詩還丹宋寔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

古雋考略云屠蘇酒名元日飲之可除瘟氣本作酖酖四時纂要作屠蘇屠者屠絕鬼氣蘇者蘇醒人魂雲麓漫鈔云按荆楚歲時記正月旦日進椒柏酒飲桃湯服卻鬼丸敷于散次第從小起注云以過臘日故崔實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又曰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晉世蓋漢嘗以十月爲歲首也又

云敷于散卽胡洽方云許山赤散並有斤兩則知敷于音訛轉而爲屠蘇小歲訛而爲自小起云

石椽

上後園山腳詩石椽徧天下水陸兼浮沈

吳旦生曰椽音原木名按石椽子如芎藭其皮可以禦飢時天下荒亂小民轉溝壑水陸並載石椽以充糧

白鳥

寄劉伯華使君詩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

吳旦生曰鮑注與白鷗波浩蕩意同言自適也是直解作飛鳥蔡寬夫謂或以爲鷺大謬按月令仲秋之

月羣鳥養羞注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蓋有翼謂之鳥謂螢與蚊蚋也羞進也舊注又以白鳥爲蚊蚋非是豈有兩句皆說讒成甚律度余以詩人青蠅刺讒固矣注家不識白鳥爲戒貪而猥測之也金樓子載齊威公臥于柏寢白鳥營饑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廚而進焉有知禮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噓短吸而食及其飽者腹爲之潰蓋戒夫貪也然則公詩蓋言天下多貪讒之人耳

荊州高齋夏月無白鳥

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選

崑崙月窟

魏將軍歌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巉巖

吳旦生日注家昧其義此卽北斗歸南之意林下偶
談云崑崙月窟在西而謂之東蓋謂魏將軍略地至
西方之極而回顧崑崙月窟卻在東也

揚雄長楊賦西壓月窟東震日域注云月窟月所生
處在西日域日初出處在東

水明樓

稗編載蘇尙書符嘗與人論詩曰祖父謂老杜四更山
吐月殘夜水明樓以爲古今絕唱乃祖父於此有妙悟
處它人未易曉也

吳旦生日禱杙云僞蜀嘉王宗壽每諫諍衍不樂燕
會衍命宮人李玉簫歌其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

言三十八
懼禍乃飲佞臣潘在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卽飲請以
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其歌詞云暉暉赫赫浮五
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
癡人觀此卽詞曲月明如水浸樓臺所自出也水浸
二字便涉纖麗其去王建天街夜色涼如水遠矣況
與杜句何啻天壤

歷代詩話卷三十九

己集六

晁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杜詩 卷中之下

紅鮮

茅堂檢校收稻詩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

吳旦生日此卽桃花米也宋武帝張妃桃花米飯任
昉卒於新安惟有桃花米二十斛公又詩云玉粒足
晨炊紅鮮任霞散

烏鬼

戲作俳諧體遣悶云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

吳旦生日烏鬼馬永卿漫叟以爲豬謂川人嗜豬頭

肉家家養豬每呼豬則作烏鬼聲故號豬爲烏鬼劉
克陸佃胡荅谿黃朝英陸農師焦澹園以爲鷓鴣謂
夔州圖經稱峽中人以鷓鴣爲烏鬼繩繫其頸使之
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而人得食魚也僧惠洪王勉
夫以爲烏蠻鬼謂唐書南蠻傳俗尙巫鬼大部落有
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
烏蠻則婦人衣黑縉白蠻則婦人衣白縉也沈存中
邵博以爲歲正月十百爲曹設牲酒於田間已而操
兵大噪謂地近烏蠻戰場多厲用以禳之蔡寬夫黃
山谷羅泌以爲鴉謂峽中養鴉雛帶以銅錫環獻之
神祠中謂之烏鬼余以此說爲可信按元微之詩鄉

味尤珍蛤家神悉事烏又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
龜注南人染病競賽烏鬼則爲烏鴉之烏非烏黑之
烏矣

復齋漫錄云食可以言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
續釋常談亦引世說以證一頓二字出處野客叢書
云頓字豈惟食可用如前漢書一頓而成是言事也
唐書打汝一頓是言杖也晉書一時頓有兩玉人是
言人也宋明帝王枕嗜酒時以大飲爲上頓是言飲
也豈獨食哉

呂太一

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葉少蘊曰此詩似

爲哥舒晃作太一以廣德二年反晃大歷八年以循州
刺史反相去蓋十年自此而上五篇疑皆失題但以首
語名之讀者多不能遽了韓宗武曰代宗紀廣州市舶
使呂太一反或疑宮中二字恐誤韋倫傳言宦者呂太
一則中人爲宮市於嶺南者爾故稱市舶使蘇東坡曰
讀元宗實錄有宮人呂太一反於廣南故下文有收珠
南海之句

吳旦生曰唐書有兩呂太一中宗朝一爲文士以才
稱代宗朝一爲宦者以反戮唐世說載呂太一拜監
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卽真因詠竹以寓意曰
濯濯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

芥隱筆記開元中中書舍人呂太一與張嘉正號四
俊者卽此人蓋與老杜所詠明明別是一人也老杜
所詠斷是宦者觀諸將詩南海明珠久寂寥則此詩
爲廣州市舶使明矣

戮之以建平定之功故曰平惟屬宦者故曰宮中詩
話迺謂唐時有自平宮謬甚

舞劍器

盧德水曰觀公孫大孃弟子舞劍器序與詩俱登神品
蓋因臨穎美人而遡及其師又追想聖文神武皇帝撫
時感事悽惋傷心念彼風塵瀕洞以來女樂梨園俱付
之寒煙老木況自身業已白首而美人亦非盛顏則五

言二十九
十年閒真如反掌以此思悲悲可知矣一篇中具全副造化波瀾莫有闕於此者

吳旦生日序言開元三載予尙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按睿宗太極元年公始生至元宗開元三年纔四歲耳便能觀公孫氏渾脫舞且知其瀏灑頓挫獨出冠時邪而白首猶記及邪異人早慧乃爾李太白詩公孫大孃渾脫舞卽此時事呂元濟上書比見方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戎服名曰蘇幕遮今之曲名取此

太甲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擴搏扶墨莊漫錄曰鮑

欽正鄧睿思范元實及世行王原叔注皆不詳五雲太
甲之義予讀王勃孔子廟堂銘序云帝車南指遁七曜
於中階華蓋西臨載五雲於太甲然則爲元象而言矣
燕公讀此碑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
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則
五雲太甲一公燕公不知之況餘人乎

吳旦生日嚴羽卿謂太甲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
與甲蓋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也此說殊陋困學
紀聞引晉天文志云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太甲恐
是六甲一星之名留青日札引五車證五雲云五車
以五寅日候之有雲各具其色者賢人隱其下也甲

寅爲五候之首故曰太甲吹景集云隋書載天子欲有所遊往其地先發天子氣或如華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孔子衰周而素王故以天子氣喻之華蓋五雲之說確本於此京氏易納甲以甲屬乾宮甲爲歲陽首故曰太甲太甲者借爾雅太歲在甲字面也

錢牧齋謁先聖廟詩東瞻日觀近南指帝車移此據一公之說而言也按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蓋斗君象故謂之帝運動不居故爲之車古者造車之初有取于斗柄下鑄龍角之象則所謂帝車亦因其象而名

之

遮莫

鶴林玉露曰遮莫今俗語所謂儘教也杜詩已判野鶴
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判老矣儘教
鄰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有用爲禁止之辭誤
矣

吳旦生日禁止旣失而儘教亦太無賴蓋遮莫卽莫
是之意言鶴髮已老而約略曉籌又爲雞報那得不
催人老也嗟遲怨暮一段亡聊情況從兩語唱歎而
出下字卽漏下幾點之下

遮莫唐人俚語也當時有遮莫爾古時五帝何如我

言二十九
今日三郎之說李太白詩遮莫墓枝長百丈不如當
代幾人還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元微
之詩從茲罷馳騫遮莫寸陰斜羅鄴詩南山遮莫倚
樓臺

龜年

野客叢書曰子美逢李龜年詩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
堂前幾度聞退之井詩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
曾窺韓詩亦自杜詩中來

吳旦生日明皇雜錄崔九卽漢中令湜之弟也江季
共說龜年詩非甫所作蓋岐王死時與崔滌死時年
尚幼又甫天寶亂後未嘗至江南也范攄言明皇幸

岷山伶官奔走李龜年奔迫江潭甫以詩贈龜年云
云又言龜年曾於湘中采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
秋來發幾枝贈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云云歌闕莫
不望行在而慘然龜年唱罷忽悶絕仆地以左耳微
暖妻子未忍殞殮經四日乃蘇曰我遇二妃令教侍
女蘭亭唱被襖畢放還且言主人卽復長安也時甫
正在湘潭或有此詩

老馬

江漢詩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吳旦生曰韓子載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
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

而隨之遂得道焉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
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麤識道
路范德機畫馬詩不待老能知失道固應求是涉流
沙

顧八分

送顧八分文學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鑪
錘筆力破餘地

吳旦生日舊注卒不知顧何名又醉歌行云君不見

東吳顧文學黃鶴注云即顧八分文學乃公自注顧

汜或云況吳人蓋公既自注則不可謂顧何名矣及

觀困學紀聞云趙氏金石以為太子文學翰林院待

詔顧誠奢醉歌行所云卽誠奢也注謂顧況誤東觀
餘論亦云此詩蓋謂顧誠奢也觀其遺蹟乃知子美
弗虛稱之據此則所謂公自注者猶有後人所託未
可全信邪

砮

送重表姪王砮評事使南海題下注云砮理芻切水深
至心曰砮今作厲

吳旦生曰說文砮力制切履石渡水也集韻類篇亦
言履石渡水則鄭注以爲水深至心何以成渡乎詩
深則砮直是古厲字又豈特今作乎

字書有云砮水擊石聲亦作砮砮作平聲者觀李太

白詩砮厓轉石萬壑靄則此語亦未誣矣郭璞江賦
砮巖鼓作字加點音平聲

王珪母妻

西清詩話曰唐書列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必
貴但未知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元齡杜如晦過之母
曰汝貴無疑及質之少陵送重表姪王砮云我之曾老
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尙書婦則珪母杜氏
非盧氏又云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
年自餬口家貧自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
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髻鬢鬻市充
沽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

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
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
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尙書踐合斗夫人
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
嫂叔盛事垂不朽其上下詳締如此而史謬誤之甚

吳旦生日桐江詩話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王珪
之妻非母也容齋隨筆按唐列女傳元無此事珪傳
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二人過其家
母李窺之知其必貴蔡說妄云有傳又誤以李爲盧
矣余觀層層駁擊使有可據詩之所以貴有話也第
攷傳文與詩辭合前人故致疑於母妻閒耳因觀野

言二十九
客叢書云傳言母李而詩言妻杜有以知婦姑皆賢
其高識遠見非常人所能及者母見房杜則謂二客
公輔才汝貴不疑妻見太宗則謂子等成大名皆因
此人手其事甚異詩傳互相發明皆可爲據也庚谿
詩話云少陵所稱杜氏者實珪之妻而史所稱乃珪
之母兩事自不同想以其詩中有剪髻鬟充杯酒事
與陶侃母同故亦以爲珪母然以珪之賢上稟訓於
賢母下得助於賢妻宜其爲一代宗臣也

龍鳳姿

許彥周詩話曰老杜詩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
得亦不可不記也如唐太宗相工見之龍鳳之姿天日

之表而杜詩云真氣驚戶牖可謂工而盡

吳旦生曰杜又詩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按史記秦虎狼之國也唐史太宗龍鳳之姿詩話謂其各易一字最爲妙處然總不若真氣二字不落皮相套子此後漢所謂知帝王自有真也

蘇渙

容齋三筆曰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詩有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之語又寄裴道州并呈蘇侍御云致君堯舜

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裒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
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
白跖以比莊躄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
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也
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府帥可以知其人矣
杜贈渙詩名爲記異語意不與他等厥有旨哉

吳旦生日閒氣集渙本不平者稱其文意長於諷刺
有陳拾遺一鱗片甲至比之蒯通詞說祖君彥檄書
觀其廣州變律之作此所謂不平者也觀其不交州
府人事都絕此所謂靜者也以爲不平者則人比之
蒯通祖君彥詩比之陳拾遺以爲靜者則人比之龐

公詩比之黃初蓋老杜傾倒之下序與詩未免稱過
其實然用記異二字亦是其自出脫處盧德水云蘇
之爲人起手結局幾於龍蛇起陸然其不交州府忽
訪江浦則其人固卓詭而具心眼者可念也子美所
以記異也

王季友

潘子眞詩話曰可歎詩丈夫正色動引經艷城客子王
季友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
賣履好事就之爲攜酒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爲賓客敬
頗久蓋高帝孫者李勉也鄭惠王元懿生安德郡公琳
琳生擇言擇言生勉勉自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

吳旦生日篋中集姓氏載季友河南人一云酆城人
家貧賣履博極羣書李勉引爲賓客河嶽英靈集稱
其詩愛奇務險遠出常情之外然而白首短褐良可
悲夫錢起有贈季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
南征所從誰諸侯重才略見子如瓊枝此卽豫章賓
客之事也然觀季友雜詩云采山仍采隱在山不在
深又寄韋子春河嶽英靈集作山中贈十四祕書兄詩云雀鼠晝夜無
知我廚廩貧此亦足標其高致也已

行藥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云行藥病涔涔

吳旦生日車允讀書鼓樓山一日行藥次得金於習

井中鮑昭行藥至城東橋詩五臣注云昭因疾服藥
行而宣導之常建詩行藥至石壁東風變萌芽陸龜
蒙詩更擬結茅臨水次偶因行藥到村前白樂天詩
已遣平治行藥逕更教掃拂釣魚船陸放翁詩筍生
遮道妨行藥果熟垂枝礙整冠放翁又有舍北行
飯書觸目二首錢
牧翁詩忙爲市南行藥去閒從城北討春還

奪胎

詩眼曰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迴出流
輩則司馬遷外生故也杜審言已工詩沈佺期宋之問
等同在儒館爲交游故老杜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
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老

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不免蹈襲前輩然前後傑句亦未易優劣

吳旦生曰僧慧標詠水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沈佺期釣竿篇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老杜奪胎於二詩自成警句山谷云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碧谿詩話又云春水船如天上坐不若老年花似霧中看尤爲具眼識者參之

野客叢書云佺期此語又有所自觀陳釋慧標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王逸少詩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游得非祖此乎杜子美詩曰春水船如天上坐

李白曰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盧懷謹曰樓臺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鏡裏懸是皆體貼此意

齧膝

清明詩爭道朱蹄驕齧鄰

吳旦生曰王叔原注朱建平善相馬魏文帝將出取馬入建平曰此馬今日死矣及將乘馬惡香齧帝鄰帝怒遂使殺之胡荅谿謂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駕齧鄰注良馬低頭口至鄰故曰齧鄰子美意出於此余觀謝世脩注亦引王褒傳洵魏文非佳事不足證也

折

風雨看舟前落花云赤憎輕薄遮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折

吳旦生日玉宇別集劉公幹居鄴下一日桃花爛熳
值諸公子遊賞久之遂去公幹謂其僕曰損花乎僕
曰無但愛賞而已公幹曰珍重輕薄子不來損折使
老夫酒興不空老杜用此王原叔謂本作不來接一
作折然接字何義劉須谿云折字是蓋亦有據而批
此邪

周顒

避暑錄話曰久爲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何顒
後漢人見黨錮傳與詩不類當作周顒周何字相近而

訛周顒奉佛有隱操詩意當在周顒

吳旦生曰公又有兜率寺詩庾信哀雖久何顒好不
忘注云何允侈於食味周顒勸之食菜應作周顒豈
誤記何允邪余觀韻語陽秋載周顒有云性命之在
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今人以活轡而資口腹者
誠何心哉於此知周之勸人食菜誠有然者而久爲
野客二語公於岳麓道林二寺而作則必爲奉佛之
周顒矣金陵舊事云釋慧約姓婁少達妙理周顒於
所居鍾山舊館作草堂寺以處荆公詩周顒宅作阿
蘭若婁約身歸窳堵波阿蘭若猶言遠離處窳堵波猶言廟皆梵語也南齊
書周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蓋其所謂隱

言三十九
操如此何至山陰一出孔稚圭作北山移文以絕之
曰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此又何說邪

高氏小史云周顒字彥倫始置四聲切韻行於時何
氏語林云吳興沈休文陳郡謝元暉琅邪王元長以
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彥倫善識聲爲文皆用宮商以
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謂之永明體
據此則公慕其奉佛或又慕其聲韻之學邪詩末卽
云延清題壁亦從此入想

李杜

長沙送李銜詩李杜齊名眞忝竊

吳旦生日范母謂滂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蓋

指李膺杜密也按太尉李固杜喬爲梁冀所殺故掾
楊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又白馬令李
雲宏農五官掾杜眾同死獄中其役襄楷上言稱爲
李杜又韓退之稱太白子美云李杜文章在光芒萬
丈長今公自稱銜爲李杜抑何李杜之多也

歷代詩話卷三十九

歷代詩話卷四十

己集七

壽谿 吳景旭旦生氏纂

杜詩 卷下之上

律詩法

門人 吳成 鄒遂 王恭編次

楊仲宏序曰予少年從叔父楊文圭遊西蜀抵成都
過浣花谿求工部先生之祠而觀焉有主祠者工部
九世孫杜舉也居於祠之後予造而問之曰先生所
藏詩律重寶不猶有存者乎舉曰吾鼻祖審言以詩
鳴於當世厥後言生閑閑生甫甫又以詩鳴至於今
源流益遠矣然甫不傳諸子而獨於門人吳成鄒遂

王恭傳其法故子傳之三子者雖復先生之重寶而得之不易也今子自遠方而來敢不以三子所授者與子言之子其謹之哉予遂讀之朝夕不置久之恍然有得益信杜舉所言非妄也京城陳氏子有志於詩故書舉之傳予戒予者貽之時至治壬戌四月望書

收東京 三首

曲而直婉而成章言不迫切意已獨至

仙仗離丹極凶星照玉除

此十字說一場世亂天時人事之駭異有過此者乎字既

停當語尤涵粹比漁陽鼙鼓動地來之句霄壤懸隔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

語帶

前詠下殿走好樓居使事停當須為不可四字緊嚴又包得興兵當割愛之意 蹙屈汾陽駕聊

飛燕將書

汾陽帝駕可久屈乎故下一暫字燕將之書未能必於感動聊復爾爾此二字下得有味

依然七廟略更與萬方初

祖宗之廟謨已壞然不敢言稱依然焉其更也人皆仰之

則日月已食更與萬方初當時宇宙再造之懷可知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

衰白之時生意自少故下

聞哀痛詔又下聖神朝

聖神之朝豈有哀痛之詔縱使

下四字多少驚且疑意蓋自元宗播遷

羽翼懷商老文

思憶帝堯

此十字渾涵多少意思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促取大物為山谷用十四字太露如何有

此十字叨逢罪己日霑灑望青霄

汗馬收宮闕春城鏟賊壕

第三篇方說戰功只十字見用力之不易如此先宮闕後

城壕有次序

賞應歌杖杜歸及薦櫻桃雜寇橫戈數

以數字貫功

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

今日收復一處奏凱日收復一處奏凱

之音
日報

喜達行在所 三首

西憶岐陽路無人遂卻回
言昔道梗也下五字好 眼穿當落日
望愁

之極 心死著寒灰
幾不可生也 霧樹行相引蓮峰望或開
言喜

意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
雖達行在而風景如此 生還今日事閒

道暫時人司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
初字已字不容易下 喜心

翻倒極嗚咽欲霑巾
甚是可喜可悲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
十字妙至今使人憐其意也 猶瞻太白雪

時未和也喜遇武功天
漸近日也 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
昔日陪千

官之榮今也弔一影之靜蓋是朝無人焉然猶
幸熊羆之士為國討賊每至其前心少蘇焉 今朝漢

社稷新數中興年猶司隸南陽之意

歸夢

逕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已

好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天地昏塞時也夢歸歸未得不用

楚辭招

過斛斯校書莊二首

纏綿悽愴句字字可法

此老已云沒鄰人嗟未休或以為杜老自稱豈無宣室召徒有

茂陵求傷其臨老方得一官句字皆停當文妻子寄宅

食園林非昔遊意涵粹比寡妻無子息空餘蕙帷在淅

淅野風秋蕙帷猶在而妻子寄食於宅所可哀也

燕入非旁舍

旁無歸人怕此空宅耳

鷗歸祇故池

景在斷橋無復人目

板臥柳自生枝

十字好

遂有山陽作

遂有二字好向秀傷嵇康過山陽作思舊

賦

多慚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

讀之可以敦伐木之意

詠懷古跡 五首

句字皆雅實意度極高遠

其一 三峽五谿

結上生下格

支離東北風塵際飄泊西南天地閒

吳氏曰支離其神於東北風塵之際

飄泊其身於西南天地之閒則其所懷為何如也故其身在於西南而神則遊於東北此二句詠懷以起第三

聯也三峽樓臺淹日月五谿衣服共雲山

三峽指東北而言五谿指西南

而言淹日月共雲山非懷而何此言又指古跡

蠻方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

未還

王氏曰五谿即蠻方也詞客指庾信也此聯言蠻方事主以結上四句之意詞客哀時以生結句之

意所謂古跡也 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其二 宋玉宅 拗句格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 吳氏曰宋玉賦云凡草木搖落而變

衰故甫誦此而知宋玉之實 悵望千載一灑淚蕭條異代

不同時 王氏曰悵望宋玉已經千載不復得見而空灑

者以其風流儒雅也蕭條者以其 江山故宅空文藻雲

雨荒臺豈夢思 鄒氏曰宋玉有宅在荊州故宅空文藻

臺以其風流也曰空曰豈 最是楚宮俱泯沒舟人指點

不復見其風流儒雅者也 王氏曰楚宮即故宅荒臺之地此

其三 昭君墓 牙鎖格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如尚有村 王氏曰荆門舊有明妃村吳氏曰此

專言明妃事也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 上句起第

下句起三聯下句紫臺漢宮名言明妃入漢宮而後嫁於遠而卒死於遠也 畫圖省識春風

面環佩空歸夜月魂 上句承二聯上句而言明妃去矣

明妃死矣惟於月下想其魂之歸也惟其去紫臺所以有畫圖可省惟其有冢所以歸夜月之魂交互曲折各

盡其妙耳 千載琵琶如解語分明哀怨曲中論 此結起句以終其意

其四 蜀主廟

節節生意格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 王氏曰此詠劉備也永安宮在三峽

之地 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 上句言英靈猶在

在也 野廟松杉巢水鶴歲時伏臘走 寺先主之祠廟在焉

村翁 上句承上聯下句言之 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

臣祭祀同

其五 孔明廟

抑揚格

諸葛大名垂宇宙 功臣遺像肅清高 鄒氏曰此專指諸葛也 三分

割據紆籌策 萬古雲霄一羽毛 諸葛之才本可以兼天下今三分割據不得展

其才雖紆籌策而名之垂宇宙自若也萬古雲霄即宇宙也 羽毛之在雲霄即肅清高也 上句少抑下句即揚

以應 起句 伯仲之間見伊呂 指揮若定失蕭曹 言諸葛在伊呂之間指揮

若定雖蕭曹之智謀亦失之矣 運移漢祚終難復 志決身殲軍務勞

吳氏曰此五首以詠懷古蹟為題大槩皆敘古蹟而詠懷亦是傷感之意

愁

句法皆峻峭山谷機局多如此

江草日日喚愁生 草之生喻愁之喚字妙 巫峽泠泠非世情 巫峽阻險

水之泠泠豈世之情哉 盤渦鷺浴底心性 潔身於險阻何自苦 獨樹花發自

分明章美於榮枯欲何傷十年軍馬暗南國暗字好異域賓客老孤

城渭水秦川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

已上十五首按詩宗云且如看杜詩自有正法眼藏毋為旁門邪論所惑今於集中取其鋪敘正波瀾闊用意深琢句雅使事當下字切五七言律十五首學者不可草草看過如此去看古人詩胸中所閱義理既多則知近世詩格卑氣弱莫能逃矣

秋興 七首

王氏曰秋興一題分作前三章後五章以夔州長安自是二事此其綱目也八章之分則有各命一題以起興觀諸興聯可見矣

其一 接項格

玉露彫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吳氏曰此第一句以起第三聯興第

二句以起第二聯興也玉露言秋露白也楓樹彫傷言秋之深也巫山以山言巫峽以水言蕭森以山水之氣

言皆秋深之景物也江閒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江閒即巫峽兼
天湧接地陰山水之氣蕭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森也此景物接第二句也
故園心甫居夔州二年見菊之開者二次皆為他日傷感之淚也凡遇秋景慘淡人情孰不思歸然甫
在夔州巫峽時雖值秋深而世之阻隔於兵戈故心常念故園而反為孤舟所繫也非孤舟能繫奈阻隔於兵
戈無由到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催刀尺皆秋深之景以結第三聯并起句之意白帝城在巫峽之上以結第二句之意也鄭氏曰因言寒衣而有刀尺暮砧之事

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

第二句交股起後二聯長安有北斗

城又指北斗言依者不遠也又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

言依北斗為標準而望京華也虛隨八月槎上句應第一句聽猿夔府事也下句應第二句奉使京華事也思長安之深故聽猿

而至下淚思君之深故乘槎而今虛隨聽猿三聲必下
 淚奉使八月而乘槎此對其意之虛實非對其字者也
 畫省香鑪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筓上句言夔府長安
夔府孤城之女牆也悲筓之聲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
隱於女牆此城中落日之時也
 洲前蘆荻花結第一句之意也首言落日斜此言月映
 哉

其三 織腰格 又名開閤格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鄒氏曰此詩前四

意亦有相續起句之意隱而不覺耳信宿漁人還泛泛

清秋燕子故飛飛此皆應起聯二句之意而亦託興於

可見其每日坐江樓也漁人泛泛燕匡衡抗疏功名薄

劉向傳經心事違甫意自謂非不欲如匡衡抗疏奈我

我之心事違何此二句雖以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

興轉然亦因前四句而發矣甫之同學雖貴又不如甫之卒致高位比之

馬自輕肥劉向輩而反每日坐江樓然彼之富貴自若

而此之窮困自如又何以係累子哉此二句實結第二

聯之意要知前四句既言無聊後四句復言無聊也

吳氏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而申其意公在夔府因秋之景物時事以起興而歌八章此三章皆言夔府以寓其傷已云爾

其四 雙蹠格

聞道長安似弈碁百年世事不勝悲王氏曰此統詠長安起句乃一篇之意

大意後六句無非發明悲字之意二句雖各異事而意實相承鄒氏曰第一句起第二聯意第二句起第三聯

也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王氏曰此應前二句悲字之意

鄒氏曰此二句應第一句之意也又王侯第宅文武衣

冠公言長安之事而曰皆新主異昔時則見第宅衣冠

之似弈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馳鄒氏曰此

碁矣

聯二句之意直北金鼓征西羽
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
書應百年世事不勝悲者也

平居有所思
此結前六句之意以魚龍寂寞譬君臣亂
離平居有所思者亦思此而已上句雖譬

詞而實所謂歸題下句雖思此而
實聞道之言其首尾相貫如此

其五 續腰格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閒
王氏曰此詩正作起句三字比而興

也承露盤蓬萊宮有之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
天子在長安而有此事

函關
王氏曰直敘蓬萊之事比之天子皇后也昔者關
令尹見紫氣滿函關曰必有聖人過後見老子騎

青牛度關周穆王宴瑤池在西故耳上句言
君見臣下句言臣見天子皆蓬萊宮之事雲移雉尾

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
王氏曰上言君見一臥滄江
臣下言臣見天子

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對結此二句始言長安前六
句特言蓬萊之事以喻長安

之事鄒氏曰雖在
蓬萊今則滄江矣

其六 首尾互換格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

吳氏曰瞿唐在峽口曲江在長安此

之去彼萬里之遙此言夔府之接長安因第一句帶第二句之意正所謂變中之不變也花萼夾城

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

此言曲江之地勢宮苑如此花萼芙蓉曲江之苑名也通

御氣入邊愁言素秋之景致也珠簾繡柱圍黃鶴錦纜牙檣起白鷗

此言

曲江之景繁華如此昔時有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

之而今則無矣應在下句古帝王州

回首總上六句歌舞地指中四句見其興替如此秋興之不淺也鄒氏曰上句應起聯下

句應二聯蓋歌舞地指曲江也惟有風煙而無繁華故云可憐也

其七載壬集木天禁語中

其八 單蹠格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

吳氏曰此言二苑而後及於紫閣峰

與漢陂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錯綜句法上句昆

之華吾之物下句長安之物也也佳人拾翠春相問僊侶同舟晚更移上句言元

宗御宿昆吾之時而佳人采拾翠草相問多少也下句言元

言元宗與貴妃諸臣放舟於漢陂而晚又移也觀此二句其為淫

樂可知矣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昆吾御宿紫閣

漢陂昔遊之地白頭吳氏曰四章總言長安五章言蓬萊六章言

吟望甫之思遊也曲江七章言昆明八章言昆吾御宿等景雖

體制不同而未聯悉歸已意蓋不如此則無以見其自夔州而思長安因秋之日託物起

興也讀之使人自健美應句格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王氏曰此二句一篇之主明出風月

二字以貫二聯誰家二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字以貫三聯正此局也

處明此應起聯第一句也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此應

起聯第二句也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卻盡生此總結上六句曲名

折楊柳

送韓十四歸江東省親

開閣格 變中之變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王氏曰兵戈阻隔父子相離人間萬

事非矣尚安得舞斑衣以娛親也我已無家尋弟妹君

吳氏曰此因韓之省親而有感也今何處訪庭闈此承上二句而言兵戈之阻隔也吳氏曰言何處二字以問之第三聯正答此

問也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訪庭闈處也吳氏曰此應上

問云耳此別相期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燕子來舟中

開閣格 變中之不變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王氏曰此詩以燕子之飄泊比己之

飄泊上句以人言下句以物言舊入故園還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

憐處處巢居室無異飄飄老此身此與兼有老一作託慙語船檣

還起去穿花渡水益霑巾此始見舟中所作甫因為客於外因見燕子而思昔在故

園燕子亦在故園人物之情初非相逐此合而結之

十二月一日作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此作第短短桃花

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此作第七句意亦黏起聯所

以歷翠微者以其有柳絮然臘月豈有是哉前春來準

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此上四句應他日一杯難強

進重嗟筋力故山違王氏日上句結準擬開懷之意而

去見面稀之意此四句總結前四句

登高 句應句格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

此上句起二聯上句言山中所見景

物下句起二聯下句言江中所見景物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

來

應起聯登高而言此者蓋俯視之也前四句以景物言

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

多病獨登臺

上句起後聯上句下句起後聯下句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

新停濁酒杯

結此二句應上二句後四句以人事言

奉使蜀州桓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

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敘事格正中之

變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彩鷁新

上句言中丞下句言別駕將丞命也

漢官制曰丞相車以畫熊為飾

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

上句

言中丞赴江陵也下句起居衛尚書

楚宮臘送荆門水

白帝雲偷碧海春

上句言江陵之景楚宮

與報惠連詩

不惜知吾斑髮總如銀

寄從弟位以

諸將 五首

其一 結上生下格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諸邊拔漢旌

吳氏曰韓公築三城以絕諸羌以拔

漢旌其本意如此

也本字起下豈字

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

吳氏曰豈謂羌人卻為本國

救患難也此皆諸將之過也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

聞晉水清

王氏曰此二句言是胡人入關不覺潼關之隘矣

而吾君崛起

晉水之清也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王氏曰承

上意言之所以深責之也吳氏曰此四句一意皆諸將之不能輔君也鄒氏曰一句生一句意

其二 歸題格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尙入關

王氏曰言漢家有此陵墓而胡虜入

關皆掘地也

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閒

此言因胡虜入關而

漢朝陵墓遭發掘之患如此

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

旗北斗閒

此言胡人入關則北城之朱旗亦閒而不用多

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言胡騎發處擾民之甚故必須材官守涇

渭將軍未可樂也

其三 續意格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

此言責諸將戒其不可恃險也上歇

下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覓堯封

曰禹曰堯比當朝也此二句應

起句略開意言非特關中而遐陬之處亦皆賊地矣

朝廷袞職誰能補天下軍儲

不自俱上句責諸將之無補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此歸美一相國有興天下之志

其四 前多後少格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吳氏曰此言嶺海皆為人所陷而兵

氛未息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此言職貢之不通以深責

諸將不能掃除祲氛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此言朝廷待諸

將非不厚而諸將何以報效乎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聖朝如

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舉南北而言也言天王之地只在忠臣輔相之耳上句結前四句下句結第三聯也

其五 前開後閣格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上句言甫到夔州見春之來也下句

言又見秋之來也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此上四句言昔

時之事
開也
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上句言嚴武前後三

為節度使今昔對言合也下句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

言武之如此說今日之事開也
須仗出羣材西蜀總言錦江巫峽出羣才指嚴武此詩

專謂嚴武諸將皆用而止有嚴武出諸將
之右故知前開
說後合說也

峽中覽物

興兼比格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此言在華州時而此詩在夔州作故

有曾為憶在四字巫峽忽如瞻華岳蜀江猶似見黃河此言在夔州猶

在華岳也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此言見夔州景如在華州

也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形勝有餘結第

惡結第三聯比也
下句結起聯興也

客至

興兼賦格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先言無客至而有如此物興也花

徑不曾緣客埽蓬門今始為君開上句興下句賦也盤

餐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

谿呼取盡餘杯四句一意終一篇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正而變格特結異耳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王氏日上句起三聯之意下句起二

意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此應上句幸不

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此應起句傷歲暮亂江鄉愁因梅之動興也

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白白頭逢梅得詩彼此相憶交情可見

返照 此興格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

鄒氏曰此不特詠物而前四句託物

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

此聯分應上二句以見題也

衰年肺病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

病時見返照則高枕而已愁時見返

照則閉門而已

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上句結傷時之意下

句結自病之意後四句雖自為一意又句照前後則末句生開題意尤為妙也

送韋二少府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別筵念我能書數字至

將詩不及萬人傳

後二句見少府之賢四句一意

時危兵甲黃塵裏日

短江湖白髮前

此言別時之意髮一作鳥

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

手各風煙

總結上見別之意也

秋夜

連珠格

露下天高秋氣清空山獨夜旅魂驚吳氏曰此詩前後四句各意然細看

之則空山秋氣獨宿實行乎其中疏鐙自照孤帷宿新月猶懸雙杵鳴

上句見獨宿下句見秋氣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雁無情甫自

歎之意猶見獨宿下句結憶舊之意猶見秋天步檐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

鳳城上句接自歎下句結憶舊

狂夫歸題格前後相似而變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鄒氏曰此詩前四句一

意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裊紅蕖冉冉香上言橋西草堂之景下言百花潭水

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穉子色淒涼上句終憶舊之意下句思家欲

填溝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下句結思家之意

吳氏曰此詩以狂夫為題前四句言疏狂之意後四句言思家憶舊之意狂中之窮愁也

身且欲填溝壑而反
疏狂蓋其自歎也

恨別 一意格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

王氏日上句起三聯別之之實下句

起二聯別之之由

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

王氏日所以如

此阻絕者皆胡騎長驅之故也因此相別耳

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

日眠倒意句此一別四千里之實而其恨之深也

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

為破幽燕

幽燕州名河陽地名司徒官名言別恨而口也蓋幽燕胡騎之所也為破胡騎未得歸故

鄉則見別意也

暮登西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兩重格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

王氏日前四句言暮登樓也後四句

言寄裴迪也

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煙翠且重

言登樓也多病

獨愁常闕寂故人相見未從容故人指裴迪也知君苦思緣詩

瘦太向交游萬事慵結上二句意也

野望 變字格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吳氏曰明出山水二字以起二聯之

句言仲冬以貫三聯之景山連越嶠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谿此應起句

白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人嗁此應第二句射洪春酒

寒仍綠極目傷神誰為攜極目結山水傷神結淒淒誰為攜結春酒也

閣夜 前實後虛格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此言實景以起第二聯也五更

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雪霽則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應寒宵此四句

言野哭千家聞戰伐胡歌幾處起漁樵此以歲暮臥龍

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久寂寥

因歲暮而感臥龍躍馬富貴皆空歎已之不遇

證末聯謂人事音書久寂寥者也

宣政院退朝晚出左掖

藏頭格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熏赤羽旗

此言宣政院之儀衛也

宮草

微微承委佩鑪煙細細駐遊絲

此言宣政院之景物也

雲近蓬萊

常五色雪晴鳩鵲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

出每遲

前六句言侍朝之事此二句方言退朝晚出也

題張氏隱居

先體後用格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此前三句一意言隱居之景物也後

四句一意言隱居之興味也言相求故取伐木義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

到林正

言春山之景物而獨相求山更幽之意亦可見此四句言體也

不貪夜識金銀

氣遠害朝看麋鹿遊

此隱居之由也

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

是泛虛舟

虛舟言外意也此四句言用事者也

對酒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

此二句一篇之綱領

林花著

雨臙脂溼水荇牽風翠帶長

林花乃苑牆所見水荇龍乃江亭所見應起聯也

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

上貼苑牆一句何時下貼江亭一句何時

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

此總結後句

刺繡五紋

添弱綫吹葭六琯動飛灰

上句人事下句天時

岸容待臘將舒柳

山意衝寒欲放梅

此應第二句

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

掌中杯

此結小至故以雲物結天時以鄉國結人事也

贈田九判官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款聖朝

上句言田九入京一句指定

宛

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

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竝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此上

句總就田生結之下句甫欲田生薦己也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

起二聯也

永夜角聲悲

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

路難宿府感也

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總結宿府

冬至

雙字起結格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

此以雙字起句而結則數目字也律

詩多如

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

至日為客之窮愁未

言心折無一寸

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

此

者蓋為此也

自歎為客尚思向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見三秦

或起雙字中間以數目字承之

歷代詩話卷四十

歷代詩話卷四十一

已集八

尚谿 吳景旭旦生氏纂

杜詩 卷下之中

錄品

范元實曰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予概考古人法度如贈韋見素詩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自甫筮少年日至再使風俗凜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躡躑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媿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

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
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
怏怏祇是走踈踈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
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尙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所知
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是可
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素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
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爲壓卷蓋布置
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
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皆謂之變體可
也蓋變體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出於精微奪乎天造
不可以形器求矣然要之以正體爲本自然法度行乎

其中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初若不知正而徑出於奇則
紛然無復出於綱紀終於敗亂而已矣原道以仁義立
意而道德從之故老子捨仁義則非所謂道德繼敘異
端之汨正繼敘古之聖人不得不用仁義也如此繼敘
佛老之捨仁義則不足以治天下也如彼反覆皆數疊
而復結之以先王之教終之以滅其人火其書必以是
禁止而後可以行仁義於是乎成篇若堯典自若稽古
帝堯至格於上下則堯之大略也自克明峻德至於變
時雍言堯脩身以及天下也於是乃命羲和言天事若
子采若時登庸言人事洪水方割言地事三才之道既
備口之以遜位終焉然則自古有文章便有布置講學

之士不可不知也

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上章見素詩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

其道遲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其道欲與見素別則曰日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

然後頓挫高雅

古人律詩亦是一片文章語或似無倫次而意若貫珠

十二月一日詩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此

詩立意念歲月之遷易感異鄉之飄泊其曰一聲何處

送書雁百丈誰家上水船則羈愁旅思皆在目前未將

梅蕊驚愁眼要取楸花媚遠天梅望春而花楸將夏而

乃繁言滯留之勢當自冬過春始終見梅楸則百花之

開落皆在其中矣以此益念故國思朝廷故曰明光起

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聞官軍收河北詩劍外忽

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夫人感極則悲悲定而後
喜忽聞大盜之平喜唐室復見太平顧視妻子知免流
離故曰卻看妻子愁何在其喜之至也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故曰漫展詩書喜欲狂從此有樂生之心故
曰白日放歌須縱酒於是率中原流寓之人同歸以青
春和暖之時卽路故曰青春作伴好還鄉言其道途則
曰欲從巴峽穿巫峽言其所歸則曰便下襄陽到洛陽
此蓋曲盡一時之意愜當眾人之情通暢而有條理如
辯士之語言也游子詩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巴蜀
旣無可與語故欲遠之吳會九江春色外則想像將來
吳門之景物三峽暮帆前則去路先涉三峽之風波厭

就成都卜休爲吏部眠君平之卜所以養生畢卓之酒
所以忘憂今皆不能如意則犯三峽之險適九江之遠
豈得已也哉夫奔走萬里無所稅駕傷人世險隘不能
容已故曰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終焉題桃詩小徑
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此詩意在第一句舊堂
小徑從來不斜又五桃遮掩之意若圖畫矣中間四句
皆舊日事方天下太平家給人足有桃實則餽貧人故
曰高秋總餽貧人實和氣應期而至人意閒而樂之故
曰來歲還舒滿樹花家家有忠厚之風處處有魯恭之
化故曰窗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鷄及題此詩
時所向皆寡妻羣盜何暇如此故曰寡妻羣盜非今日

天下車書正一家時也今人不求意趣關紐但以相似
語言爲貫穿豈不失之淺近也哉

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
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
世學者當先學其工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齊
魯青未了洞庭詩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旣高妙
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極力
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
云岱宗夫何如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
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兩句語雖健
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何如雖曰亂道

詩四十一
可也今人學詩多得老杜平慢處乃鄰女效顰者

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卽厭之
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
於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爲常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
劉夢得温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
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老杜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岸
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模寫景物意自親
切所以妙絕古今言春容閒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
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
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竝兩峰寒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其富貴之詞則有

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鑪煙轉
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弔古則有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
黃鸝空好音竹送青谿月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
窮理盡性移奪造化又云絕壁過雲開錦繡疏松夾水
奏笙簧自古詩人壯卽不巧巧卽不壯巧而能壯有如
是乎

有一士人攜詩相示首篇第一句云十月寒者予曰君
亦讀老杜詩觀其用月字乎其曰二月已風濤則記風
濤之早也曰因驚四月雨聲寒五月江深草閣寒蓋不
當寒而寒也五月風寒冷佛骨六月風日冷蓋不當冷
而冷也今朝臘月春意動蓋未當有春意也雖不盡如

此如三月桃花浪八月秋高風怒號閏八月初吉十月
江平穩之類皆不係月則不足以實一時之事若十月
之寒既無所發明又不足紀錄當以爲戒也

已上同

葉石林曰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
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
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兩細著水面爲漚魚常上
浮而滄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
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
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
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
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爲

之便當入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

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眾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

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閒可伺其深

淺以是爲序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漂

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

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

地僻柴門迴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眾流句若有解

此當與渠同參

郭彥深云波漂一聯雖蒼涼悲壯出語
纖細何以函蓋乾坤當易以三年笛裏

關山月萬國兵前草
木風學人細參始得

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

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而吞吐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雍容閒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出言中節凡字皆可用也

已上同

蘇子由曰大雅緜九章誦大王遷幽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尙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

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
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脈理之
爲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柄此最爲文之高致耳老杜哀
江頭詩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
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
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
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墮
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游魂歸不得清渭東流
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
豈終極黃昏馳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子愛其辭
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

白樂天詩辭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所
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李耆卿云清渭二句明皇在蜀肅宗在秦一去一住

兩無消息父子之際人所難言子美獨能言之非但細柳新蒲之感而已

黃山谷曰由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
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
耶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
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丈夫無意而意已
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
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
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予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
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

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閒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學林新編曰田舍詩欒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或說欒柳者柳之一種其名爲欒柳非雙聲字也枇杷乃雙聲字欒柳不可以對枇杷按此詩題曰田舍則當在田舍時偶見二物蓋所謂景物如此乃以爲對爾覓松苗子詩落落出羣非欒柳青青不朽豈楊梅以欒柳對楊梅乃正對也然則以欒柳對枇杷非誤也

寄高詹事詩天上多鴻雁池中足鯉魚鴻雁二物也鯉者魚之一種其名爲鯉疑不可以對鴻雁然懷李太白詩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則以鴻雁對江湖爲正對

矣得舍弟消息詩浪傳烏鵲喜深負鵲鴿詩烏鵲二物
疑不可以對鵲鴿然偶題詩音書恨烏鵲怒號怪熊羆
則以烏鵲對熊羆爲正對矣寄李白詩幾年遭鵬鳥獨
泣向麒麟鵬鳥乃鳥之名鵬者疑不可以對麒麟然寄
賈岳州巖巴州兩閣老詩貔虎開金甲麒麟受玉鞭則
以貔虎對麒麟爲正對矣哭韋晉之詩鵬鳥長沙賦犀
牛蜀郡憐以鵬鳥對犀牛爲正對矣子美豈不知對屬
之偏正耶蓋其縱橫出入無不合也

魏泰曰劉攽載子美詩蕭條六合內人少虎狼多少人
慎勿投虎多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言亂世
人惡甚於虎狼也予觀潭州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

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於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在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詬怒也

許彥周曰詩有力量如弓之鬪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強若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楊誠齋曰九日詩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不特八句便字字屬對又第一句頃刻變化纔說悲秋忽又自寬以自對君自者我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

言四十一
旁人爲正冠將一事翻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爲風
流少陵以不落爲風流翻盡古人公案最爲妙法藍水
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
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自非筆力拔山不至於
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末聯意味尤爲
深長

羅大經曰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
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
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迴處也獨登臺無親朋
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日月籠中烏乾坤水上萍此自歎之詞蓋拘束以度日

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閒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
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

同上

張表臣曰陳無已語予曰今人愛杜詩一句之內竊取
數字以髣像之非善學者學詩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
字而已予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謁立元皇帝廟詩敘述
功德反覆本意事核而理長闡中歌辭致峭麗語脈新
奇句清而體好茲非立格之妙乎江漢詩言乾坤之大
腐儒無所寄其身縛雞行言雞蟲得失不如兩忘而寓
於道茲非命意之深乎贈蔡希魯詩身輕一鳥過力在
一過字徐步詩花蕊上蜂鬚力在一上字茲非用字之
精乎學者體其格高其意練其字則自然有合矣何必

規規然髣像之乎

馬永卿曰古人命題各有深意獨酌詩步履深林晚開

樽獨酌遲仰蜂黏落絮行蟻上枯梨范公偁云見別本乃作倒蟻上枯梨

倒之意與徐步詩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

行迥異王仲言有澄心堂紙書作蕊粉上蜂鬚按婢雅蜂蝶皆以鬚嗅鬚蓋其鼻也今

嘴花蕊上蜂鬚絡緯蠨蠖之類亦且獨酌則無獻酬也徐步則非奔走

以其鬚當鼻爾也故蜂蟻微細皆能見之若對客與急趨則何暇詳視

哉

王震澤曰杜詩諸體悉備言其大則有若吳楚東南坼

乾坤日夜浮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地平江動蜀天

遠樹浮秦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之類言

其小則有若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仰蜂黏落絮倒
蟻上枯梨脩竹不受暑輕燕受風斜之類而尤可喜者
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人與物偕有吾與點也之
趣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又若與物偕化謂此翁不
知道殆未可也

胡元瑞曰山隨平野闊江入大荒流太白壯語也杜星
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骨力過之九衢寒霧斂萬井曙
鐘多右丞壯語也杜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精彩過
之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浩然壯語也杜吳楚東南
坼乾坤日夜浮氣象過之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嘉
州壯語也杜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風神過之讀唐

諸家至杜輒令人自失

屠赤水曰詩有虛有實有虛虛有實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竝行錯出何可端倪乃右實而左虛而謂李杜優劣在虛實之辨何與且杜若秋興諸篇託意深遠畫馬行諸作神情橫逸直將播弄三才鼓鑄羣品安在其萬景皆實而李如古風數十首感時託物慷慨沈著安在其萬景皆虛夫品格既高風韻自遠凌空駕語何害大雅屈大夫傷時眷主見諸篇什誠然實景至其遠游等篇淩虛徑度豈不高哉大人淩雲疇非佳境游仙招隱亦是美談今夫登閩風坐天姥傍日月挾飛仙卽不能至言以快心思之神王豈必據寸壤處蓬茨盤跚蹶躄

食飲而已然後爲實景可貴哉

老杜語多質樸不知老杜之所以高妙特立正不在此
矣如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如陰房鬼火青壤道哀
湍瀉如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如萬里悲
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如江閒波浪兼天湧塞上
風雲接地陰如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如
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如永夜角聲悲自
語中天月色好誰看如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
呼風如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大悲壯
乎如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如公主歌黃鵠君王指
白日如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如俯視但一氣焉能

辨皇州如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如吳楚東南坼乾
坤日夜浮如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如詔從三殿去
碑到百蠻開如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如樓雪融城
溼宮雲去殿低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如錦江春
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如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
鱗甲動秋風如江光隱見鼉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不
大瑰麗乎如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如天寒翠袖薄
日暮倚脩竹如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如妾身未分
明何以拜姑嫜如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如孰知是
死別且復傷其寒如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
多如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如青絲絡頭

爲君老何由卻出橫門道如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
秋萬古情如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如暗水流花徑
春星帶草堂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如親朋盡一
哭鞍馬去孤城如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如龍武新
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如疏鐙自照孤帷宿新月
猶懸雙杵鳴如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夜月魂不
大宛轉流利乎老杜之美其大者灼灼若是乃一切置
不論而獨取其麤樸以爲擅場老杜有靈不胡盧地下

乎

同上

黃維章曰早朝詩合賈至王維岑參互看方知老杜作
法之高開口同拈早意賈則銀燭朝天紫陌長王則絳

幘雞人報曉籌岑則雞鳴紫陌曙光寒俱實說早字杜
曰五夜漏聲催曉箭從夜言早先一步說催字尤寫出
臣子夜坐待旦心事次句同拈春色賈則禁城春色曉
蒼蒼岑則鶯囀皇州春色闌俱板填色字杜曰九重春
色醉仙桃謂日將升而東方紅氣現也描寫色中之況
深一層說聯內同拈大明宮意王則九天閶闔開宮殿
岑則金闕曉鐘開萬戶俱實說宮中杜曰宮殿風微燕
雀高以宮外之景物擴一步說賈之百轉流鶯繞建章
亦屬宮外景物然語直而味有盡不如微高二字之曲
折聯內同拈朝意賈則劍佩聲隨玉墀步王則萬國衣
冠拜冕旒岑則玉階仙仗擁千官俱實寫朝字杜但以

朝罷二字點綴人詳我略至於同用鑪煙香氣賈則衣冠身惹御鑪香王則香煙欲俯袞龍浮俱正說殿內煙沉杜曰朝罷香煙攜滿袖從出殿退一步說衣冠袞龍不如滿袖之奇爲惹爲浮不如攜歸之奇也同用鳳池故事賈則共沐恩波鳳池裏王則佩聲歸到鳳池頭岑則獨有鳳皇池上客俱係實用全用杜曰池上於今有鳳毛以鳳池入超宗之鳳毛析用翻用無復用事之跡同用日動同用旌旗而王之日色纔臨仙掌動岑之柳拂旌旗露未乾視杜旌旗日暖龍蛇動句奇平淺深判然相隔矣

顧脩遠曰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爲破幽燕按破幽

燕之策當時見及者不過數人清河李萼告顏真卿請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鄴汲以北至於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會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公但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內潰哥舒翰守潼關郭子儀李光弼上言請引兵直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大潰潼關大兵惟應固守不應輕出此潼關未破前事也李泌請令光弼自太原出井陘子儀自馮翊入河東上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來春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竝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無所歸留不獲安然後

大軍四面攻之必成擒矣此祿山未死時事也及祿山死河東平泌言直取兩京雖可必得然賊必再強我必再困上問其故對曰今所特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蕃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眾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收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不如先用之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此長安未復時事也萼與李郭之策不行是以有靈武之奔泌之策不行是以有九節度之潰至上元元年光弼乘河陽之勝遂平懷州此時長安已復慶緒已死直擣幽燕萬萬不容更緩故下一急字蓋深惜前三策之不

早用耳惟公策又不行故河陽方捷邨山繼敗直至思
明天殛朝義勢窮幽燕之地始歸版籍然究竟以僕固
懷恩恐賊平寵衰因田承嗣辭嵩之來降而受之於是
河朔三鎮叛服不常其禍與唐祚相終始公詩不徒曰
乘勝取幽燕而必曰破幽燕若謂須滅此而後朝食者
蓋深見盧龍范陽染暴逆已深非廓清埽蕩與之更始
不可招降納叛雖暫弭目前之兵必至養虎貽患元末
之於谷珍士誠劉誠意不惜以死爭之亦猶公意也然
則破之一字尤萬世之金鑑哉

歷代詩話卷四十二

己集九

壽谿 吳景旭旦生氏纂

杜詩 卷下之下

錄箋

黃山谷曰新鬼煩冤舊鬼哭夏父弗忌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禾頭生耳黍穗黑齊民要術秋雨甲子禾頭生耳

春光澹沲度千門富嘉謨明冰爲春冰澹沲度千門明冰時出御至尊

始出枝撐幽慈恩塔下數級皆枝撐洞黑出上級乃明業白出石壁寶積經若純黑業得純黑報純白業得純

白報

山鬼獨一腳山魃出江州獨足鬼

射人先射馬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

是身如浮雲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向子識損益向子平讀易至損益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也

徒旅慘不悅一本云徒懷松柏悅

歲拾橡栗隨狙公後漢李栒居新安關下拾橡栗以自資

我生託子以爲命嵩記牛山多杏自中國喪亂百姓資此爲命

不唾青城地古樂府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

眼中之人吾老矣魏文帝詩回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
陸雲詩感念桑梓城髣髴眼中人

牛馬毛寒縮如蝟西漢元封中雪大寒牛馬皆蹇縮如
蝟

仙李盤根大唐太宗探得李詩云盤根植瀛渚交榦倚
天舒

封題鳥獸形宋王徽伏苓贊中狀雞臆具容龜蔡
舉家聞若駭當作咳禺屬惟後喜怒飲食常作咳

籠竹和煙露滴梢籠音夢籠竹蜀人名大竹云

溯口虹如練蒲憎反在彭州

言四十一
蠶崖雪似銀蠶崖在茂州帶雪山

更歷少城闡少城今成都府治張儀所築

軍吏回官燭巴祇爲揚州刺史與客坐暗中不然官燭
久游巴子國左氏桓九年巴子請與鄧爲好巴姬姓國
在巴郡江州縣

南遊北戶開林邑日南諸國皆開北戶向日

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此引前漢永平詔權門請託
殘吏放手之放手復齋云古詩采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杜取此

昨夜邀歡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注引嵇康傳淺陋
乃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潦倒出此也

南朝何子季居若耶谿雲門寺與二兄求點竝棲遁世

號三高敕給白衣尙書祿不受故山水障圖末云若耶谿雲門寺吾獨何爲在泥滓青鞋布韉從茲始蓋有隱遁之興也

菱葉荷花靜如拭拭訓淨雜記饗人拭羊拭淨也

峽束蒼江起巖排石樹圓石樹石楠也

時時乞酒錢乞與也

正既切

看題減藥囊一作檢檢字乃合詩意

臣子憂四番當作憂思番

九鑽巴喫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

年可知矣

胡荅谿云又有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之句詩譜謂公以乾元己亥冬至蜀不以暑計

起明年庚子至是爲十暑時已在湖南獨言岷山永泰乙巳秋至雲安雲安荆湖皆楚地至是合爲五霜而云

三者獨以
峽中言之

鬪雞詩觀風樓南起鬪雞殿

人間有賜金漢書高后紀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

織女機絲虛月夜池中有戈船各四百艘四角各垂旛
旒旌葆又作二石東西相對以象牽牛織女

畫省香鑪違伏枕尙書郎入直女侍史執香鑪燒薰護
衣服見漢官儀

賜被隔南宮給青縑白綾被或錦被

已上同

蔡興宗曰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濟南實海右諸郡
舊集一作海右今從之正文作海內非也

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拂字從一作兼畫馬詩有二

翠華拂天來向東正文作沸非也

君臣留歡娛樂動殷囑囑殷從上聲囑囑出文選音渴
曷集韻山貌舊集作殷湯囑音字皆誤蓋緣湯字之誤
二字從而倒之他詩二字誤倒之者非一

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別本禾字一作未今從之按
此詩十一月作禾字明矣昌黎謂年登而妻嗥飢實此
意也

陰風西北來慘淡隨回紇紇字從一作鶻唐史德宗朝
始改名回鶻正文非也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夜字從王介甫謂
捷書晝夜至也舊作日今不取

詩四十一
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捩撇捩疾貌大食刀歌云鬼物
撇捩辭沆壕字意皆同舊集作撇烈非也

嬋娟碧蘚靜蕭撼寒籜聚蘚字從別本舊集作鮮蓋字
畫小缺而釋者云嬋娟碧鮮皆謂竹也尤謬

長夜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此成都詩舊集作
長安非也其夜字之訛故誤作安耳況卒章之意明甚
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色字從別本他詩亦云朝野
色枯槁正文作邑今不取

樹枝有鳥亂棲時暝色無人獨歸客棲字從一作正文
作鳴今不取言亂棲則鳴可知矣

高皇亦明王魂魄猶正直皇字舊集諸本皆作堂近見

別本作皇今從之乃與上下數聯詩意相貫也詢之聞人其漢高祠廟今尙存焉

別離重相逢偶然豈足期足字舊集作定蓋由字畫小訛況上句已云泄雲無定姿

主守問家臣分朋見谿畔耘者必分朋曹而進故東坡遠景樓記謂耘者畢出數百人爲曹者是也舊作明乃字小訛耳

風吹巨燄作河漢騰煙柱諸本下句作何掉騰煙柱蜀本何作河近見別本今從之蓋於詞意通也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火字從一作謂大火西流七月詩也正文作暑今不取

詩四十二
終然契真如得匪金仙術二句竝從一作正文作終契
如往還得匪合仙術今不取

幾度寄書白鹽北故人贈我青絲裘絲字從一作縑別
本正文止作絲字此詩寄裴施州者或謂裴冕非也按
唐史冕以寶應元年貶施州刺史不數月移澧州距此
已六年矣

配極立都閩憑高禁籟長籟字舊集諸本皆作藥按西
漢宣帝紀云池籟者其字從竹今從之

茂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茂字連山字皆從一作時歸
鳳翔行在正文連山作連峰非也霧樹亦然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霤常陰陰霤字從別本文選

云二堂作雷此春深詩也諸本作雪誤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冢臥麒麟苑字從一作正文
作花蓋字畫小訛而說者云一詩連用三花字不害爲
工誤矣

雲斷岳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大路陝華閒地名
也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鸞屯大路以
絕道濟糧道而蜀本正作大道誤矣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詩字從別本考詩題與上下
句意當從之舊作時非也

合觀卻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題云觀造竹橋卽
日成句中合觀字謂聚觀橋成之速而笑驅石之誕舊

集諸本皆訛作歡非也

已上同

胡荅谿曰冬狩行自從獻寶朝河宗穆天子傳天子西
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爲河宗天子沈璧禮
焉河伯與天子披圖示典以觀天下寶器

秋日夔府詠懷詩穰多栗過拳西京雜記上林苑嶧陽
栗大如拳

又云門求七祖禪傳鐙錄北宗神秀門人普寂立其師
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

題鄭監湖上亭詩高唐寒浪滅髣髴識昭王荆州圖記
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卽見所謂昭王也
八哀張九齡詩仙鶴下人閒獨立霜毛整張九齡家傳

九齡初生母夢九鶴從天而下

秋興昆吾御宿自逶迤事見揚雄傳武帝開廣上林南

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

三輔黃圖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武帝離宮禁禦人不

得入游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

舊唐書郭子儀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爲備廣德元年遣李之芳等使吐蕃爲所留二年乃得歸故哭李之芳詩奉使失張騫蓋此事也

代宗自楚王徙封成王洗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代宗時爲元帥故也

梅雨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今本犀作西非是犀浦在成都府二十五里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沈江以壓

水怪因以名縣出成都記

北征詩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姒褒姒周幽王后也疑夏字爲誤當云商周可也

老翁須地坐細細酌流霞今本地坐改作地主可謂狗尾續也

櫻拂子詩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山谷言事見新唐書適從何處來者是也注引營營青蠅其義安在予謂

此說誤矣此乃元稹事在子美後子美以對白羽皆前

代事

王勉夫謂此雖不足以代白羽亦可以驅蒼蠅非謂代白羽以除蒼蠅也杜詩二意而山谷以一意

認之故有此誤

憶昔行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王屋山中

日西落而人影或在西日東出而人影或在東不可致
詰

贈李八祕書詩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然少陵罷拾
遺時是至德初上元乃至德後以年譜考之信然蓋其
爲扈蹕上之初元耳

前出塞五首爲戍兵作後出塞五首爲赴募者作

解悶詩孟子論文更不疑李陵蘇武是吾師舊本李陵
句在上子美自注云校書郎孟雲卿卽所謂孟子也此
但論詩俗謂孟軻乃移孟子句在上非也

六月擴搏扶按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疏云搏鬪
扶搖旋風也今云搏扶是歇後語

山鳥山花吾友于陶
彭澤詩一欣侍溫顏

再喜見友于然
則子美承之也

唐史張垧尙寧新公主明皇卽禁中置內宅故贈詩云
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又長安志拾翠殿在大明宮
翰林門外望雲亭在太極宮景福殿西故次聯云賦詩
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皆禁中事也已上同

蔡寬夫曰同谷縣七歌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爲我
嘯清晝有人自同州來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
其名曰此竹林鳥也今本作林猿非也

與奴白飯馬青芻雖不言主人而待奴馬如此則主人
可知詩所謂言刈其楚言秣其馬言刈其萁言秣其駒
同意蓋少陵遠繼周詩法度山谷云爲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傅元盤

中詩羊肉千斤酒百
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小城萬丈餘大城鐵不如則小城難爲高大城難爲堅
故也

先生有才過屈宋注云先生所談或屈宋王荆公百家
詩選則捨正本而從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注云如今從得歸休爲關西
卒荆公則刊而從正本已上
同

復齋曰送李功曹之荊州詩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
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而惟有一柱眾梁皆共此世後
人呼爲木履觀或呼爲一柱觀

曲江對酒詩水精宮殿轉霏微述異記吳王闔閭造水

精宮又魏略大秦國以水精為屋柱

題元武禪師屋壁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瀛字乃

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畫滄洲

嚴有翼云何年顧虎頭注虎頭僧相也虎頭金粟影注

虎頭維摩相也考南史師子國晉義熙初遣使獻玉像

高四尺二寸此像歷晉宋瓦棺寺先有戴安道手製佛

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號三絕所謂虎頭即顧

長康耳注家或云僧相或云維摩相可笑

山水障歌聞君埽卻赤縣圖史記鄒衍中國赤縣神州

內有九州晉書紀贊赤縣成蛇豕之區紫宸游龜鼉之

穴唐亦有赤縣謂畿縣尉也

漁陽突騎猶精銳後漢吳漢說太守彭寵曰漁陽突騎

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

時之功也

早時金盃出人閒鄧忠臣引茂陵玉盃爲證

嚴有翼亦引南史沈

炯所奏云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閒胡茗谿謂以盧充爲是

少陵豈以玉盃

爲金盃哉蓋指盧克幽婚之事而言

已上同

漫叟曰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芒刺在我眼焉能待時秋其憤邪嫉惡欲芟夷蘊崇之以肅清王室者中懷可見

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蹟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

叫怒索飯噉門東說者謂庖廚之門在東

已上同

嚴有翼曰留花門詩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唐地理志甘州刪丹縣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孺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又東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鶻牙帳故謂回鶻爲花門也

夔府詠懷詩卜羨君平杖漢史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則閉肆下簾未嘗言杖注引阮宣子百錢挂杖頭與君平無涉豈少陵之誤與

同上

潘子真曰遊子久出門外戶無人持古樂府健婦持門

戶勝一大丈夫

山谷云縱有健婦把鋤犁亦出此樂府語

竊效貢公喜劉孝標廣絕交論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

逝而國子悲

人來坐馬韉蘇秦激張儀相秦以馬韉席坐之

門闌多喜氣女壻近乘龍楚國先賢傳孫雋與李元禮
俱娶太尉桓叔元女時謂桓兩女乘龍言得壻如龍也

宋景文詩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

己上同

蘇子瞻曰嘗夢子美謂八陣詩遺恨失吞吳世人誤謂
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
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有吞
吳之意此爲恨耳

陳后山曰懷辭璩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
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璩之詩也

洪駒父曰佛經稱善巧方便僧璨惠可二祖師名故詩云何偕子方便又云吾亦師璨可注乃謂子方田子方璨可詩僧甚疏略

學林新編曰中秋月詩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注引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謂殘月也按樂府所載藁砧者鉄也藁砧今何在問夫何在也山上復有山言夫出也大刀頭者環也何當大刀頭者何日當還也破鏡者月半也破鏡飛上天者言半月當還也子美詩言雖有歸心而大刀折則未能還也注乃訓爲殘月誤矣

黃伯思曰得子美詩集與今行槧本小異如忍對江山

麗印本對乃作待

雅量涵高遠印本涵乃作極同上

王伯厚曰杜審言詩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若子美
云林花著雨臙脂溼水荇牽風翠帶長

審言詩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子美又云

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語脈蓋有家法同上

張邦基曰鄭南伏毒守瀟灑到天心守當作寺華州圖

經有伏毒寺劉禹錫集有舅氏牧華州前後諸陪登伏

毒巖劉禹錫詩曾作關中客頻經伏毒巖

羅大經曰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

事食風香三字佛書云凡諸所齟風與香等

王仲言曰蛟龍得雲雨鵬鷖在秋天一聯已見晉書載
記矣

邵博曰杖藜妨躍馬不是故離羣離字如律當讀平聲
檀弓離羣索居釋文離字讀去聲音利

姚令威曰送孔巢詩幾歲寄我空中書用史宗引小兒
騰空覺腳下有波濤寄書事乃蓬萊仙人也洪慶善云
空中書乃雁足書非也

弩影落杯中風俗通應彬飲杜宣酒壁上懸赤弩照杯
中形如蛇宣惡之謂蛇入腹遂病後至其故處知弩影
遂解

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乃用沈佺期臺前疑挂鏡簾

外自懸鉤皆月詩

王防元規嘗云杜詩古本辭人角撰清河頌詩成珠玉
在揮毫蓋爲和舍人故云

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蓋爲送扶侍故云

邵博云日日江魚入饌來後得古本日日
作白白不但於句甚偶其思致亦不同

贈韋十六詩子雖軀幹小晉書載劉曜時壯士陳安戰
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健兒有陳安軀幹雖小腹常寬

秋興聞道長安似弈棋用甯子視君似弈棋事

蔣防作霍小玉傳書大厓中李益事有一豪士衣輕黃
衫挾朱筋彈李至霍遂死乃三月牡丹時也少年行云
巢燕引雛渾去盡江花結子已無多黃衫年少宜來數

詩四十一
不見堂前東逝波考作詩時大庾閒杜政在蜀想有好
事者傳去作此詩爾

越王樓詩緜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
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緜州圖經越王臺在緜州
城外西北有臺高百尺上有樓下瞰州城唐顯慶中太
宗子越王眞任緜州刺史日作已上同

王勉夫日上韋左丞詩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
少年日早充觀國賓此用鮑昭東武吟云主人且勿喧
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前此應休璉詩
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古詩四坐且莫喧願聽歌一

言

速余相就飲一斗人多引鮑昭且願得志數相就以證
相就二字有所自不知相就飲三字見庾信詩野人相
就飲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阮籍詩昔年十四五志尙好
詩書

昔如水上鱗今如冑中兔鮑昭詩昔如韝上鷹今如檻
中猿

山青花欲然沈約詩山櫻花欲然

已上同

宋子京手書杜詩新炊閒黃粱乃是聞黃粱

葛常之曰香飯兼苞蘆苞蘆蜀鮓也

放船詩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於對聯中十字作一

詩四十一
意詩家謂之十字格

客夜詩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陪王使君泛江詩山
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含蓄甚佳與淵明日
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同意

天寶十三載獻太清宮饗廟及郊三賦帝奇之使待制
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學士詩舊
注陳希烈韋見素爲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集賢院學
士也故末句云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按唐史是歲
陳希烈爲相至八月見素代之而甫有上見素詩持衡
留藻鑑聽履上星辰則甫之文爲見素所賞非希烈也
柏中允除官制詩舊注以爲柏耆又以爲正節按詩云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三
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當是有功於蜀者時段子璋反
于上元徐知道反于寶應而正節爲邛州刺史數有功
則是正節無疑矣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東坡在潁州夢至一堂榜曰

仇池按唐書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州接壤故老杜秦州

雜詩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送韋十六赴同谷詩受

詞太白腳走馬仇池頭

王仲至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

而仇池詩乃謂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邪

銅餅詩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其末云蛟龍雖缺落

猶得折黃金則以古物要厚貲自古而然

已上同

詩四十二
洪容齋曰折檻行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
婁公不語宋公語尙憶先皇容直臣婁師德乃是武后
朝人宋璟爲相時其亡久矣詩言先皇意爲明皇帝也
婁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間

秦州雨晴詩天永秋雲薄從西萬里風謂秋天遼永風
從萬里而來可謂廣大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州郡名
若用之入此篇其致思淺矣

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
者蜀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而梅
福爲尉有神仙之稱少仙二字尤爲清雅與今俗呼爲
仙尉不侔矣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
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第三
聯與前語不相聯貫或以爲疑按杜之旨本謂技藝倡
優不應蒙人主顧盼然使政化如水皇恩若神爲治大
要旣無所損時時用此輩亦無害

已上同

楊升菴曰數回細寫愁仍破寫洗野切禮記器之漑者
不寫其餘皆寫注謂傳之器中史記始皇三十五年寫
蜀荆地材皆至關中三十六年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
作之咸陽左傳注寫器令空東觀漢記封車載貨寫之
權門晉郗夫人語二弟云傾筐倒寫

湖月林風相與清湖上林中地已清矣湖有月林有風

景益清矣故著相與清字俗本作湖上或作湖水皆淺
既有湖不須著水字若云湖上林風不得著相與清字
白首重聞止觀經佛經云止能捨樂觀能離苦又云止
能脩心能斷貪愛觀能脩慧能斷無明止如定而后能
靜觀則慮而后能得也

西京雜記云太液池中有雕茈紫籜綠節鳧雛雁子唼
喋其閒三輔黃圖云宮人泛舟采蓮爲巴人櫂歌便見
人物游嬉宮沼富貴今一變云波漂茈米沈雲黑露冷
蓮房墜粉紅讀之則茈米不收而任其沈蓮房不采而
任其墜兵戈亂離之狀具見矣杜詩之妙在翻古語

滕王亭詩春日鶯囀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閒脩竹用

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人皆知之矣予嘗怪脩竹本無鶯嘯字也後見孫綽蘭亭詩嘯鶯吟脩竹游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

更取椒花媚遠天今本作椒花非椒花色綠與葉無辨

不可言媚

已上同

焦弱侯曰諸將詩天下軍儲不自供唐制府兵有事則徵爲兵無事則散爲農是軍儲皆自供也今兵不得休故軍儲但取別孔而不自供惟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力興屯田不失唐之舊制故結云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特歸美之

錢牧齋云此責當時之大臣出將者俱無匡濟

大略如王縉不過募耕勸農爲承平有司之事而已曰稍喜者婉詞以致不滿之意非褒予之也

王弼州曰善本勝者把君詩過日作把君詩過日

皇甫百泉曰杳杳東山攜漢妓謝安所攜豈是漢妓謬矣

陳無功曰知章騎馬似乘船阮咸醉騎馬鼓傾時人指而笑曰個老子騎馬如乘船行波浪中

輕輕柳絮點人衣後主與張麗華遊園有柳絮點衣張謂後主曰何能點人衣曰輕薄物試卿意也

江風借夕涼段瑄泛舟江風清冷瑄欣然曰馮夷借我

一夕之涼

已上同

劉子威曰天吳及紫鳳紫鳳無出必九鳳也大荒經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

顧朗仲曰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送遠之事盡矣歸而思之草木之歲月如彼關河之霜雪如此別離之況倏已昨日因以見古人之情莫深於送別良有以也盧德水曰遷擢潤朝廷潤字入微見朝廷擢一大雅之士如膏雨油雲潛滋密沐裨益不小

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蓋讒柄禍胎俱萃於朝市一至江湖而宇宙寬矣然心不冥卽江湖儘有風波故必冥心若死灰而後洗手濯足脫然無礙此嘉遁而肥者也覺結舌探腸猶是第二義

同上

錢牧齋曰晴天養片雲吳季海本作養他本皆作卷晴天無雲而養片雲於谷中則崖谷之深峻可知矣山澤

詩四十一
多藏育山川出雲皆叶養字之義

曲江值雨詩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
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此懷立宗南內之詩也
立宗用萬騎軍以平韋氏改爲龍武軍親近宿衛今深
居南內不復如昔日遊幸矣興慶宮南樓下臨通衢時
置酒眺望然欲由夾城以達曲江芙蓉苑不可得矣曰
深駐輦曰謾焚香則其深宮寂寞可想見矣金錢之會
無復開元之盛雖對酒感歎意亦在上皇也

諸將詩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此責諸將
之反借助於人也自回紇助順收復兩京之後雍王之
討朝義子儀之敗吐蕃皆用回紇之力故曰盡煩回紇

僕固懷恩曰朔方將士爲先帝中興主人是陛下蒙塵
故吏故曰遠救朔方龍起猶聞晉水清追歎晉陽起義
之時所謂神堯以一旅取天下也

諸將詩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爲
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此言朝廷不當使中官爲將
也楊思勛討安南五谿殘酷好殺而越裳不貢矣呂太
一收珠廣南阻兵作亂而南海不靖矣以中官拜兵部
尙書者李輔國也所謂殊錫也以中官爲觀軍容使者
魚朝恩也所謂總戎也炎風朔雪皆天王之地不精求
忠厚以翊聖朝偏用一二中人專將帥之重任潰僨國

事豈不謬哉

已上
同

張縉曰一雙白魚不受釣峽有嘉魚長身細鱗肉白如玉春社前出穴秋社卽歸時已九月故不受釣

徐興公曰三寸黃柑猶自青凡柑皆圓獨成都產者形如鴨卵故云三寸言其長也

田子藝曰會須上番看成竹竹之有上番下番卽今言大番小番也番去聲謂大年生筍多小年生筍少也

顧脩遠曰青袍白馬有何意庾子慎亂後經吳郵亭云青袍異春草白馬卽吳門庾信哀江南賦云桀黠搆扇馮陵畿甸青袍如草白馬如練正用此語

金聖歎曰劉九法曹鄭瑒正石門宴集題中無枉字又無陪字然則先生不與宴集矣如何又有此詩及讀掾

曹乘逸興鞍馬到荒林能吏逢聯璧華筵直一金而後
知劉乃枉駕鄭則夤緣一段幽事敗於俗物故不書枉
書陪葉有大云末二句游山動
用鼓吹自是俗吏惡習

歷代詩話卷四十二